



本期要目

一九五七年馬華文壇展望(文藝座談之五)

- 卓呂.....(說小譯翻) 布加西姑娘
- 森會.....(文散) 照光記
- 華定李.....(說小) 水冲走了希望
- 天遙蕭.....(詩新) 番柘榴與番茉莉
- 忱鐵會.....(文散) 可憐明日又天涯
- 鈴木端.....(詩新) 晦夕行
- 克徒司.....說小作創的「蕉風」談略

沙諾海濱



陳宗瑞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Tel: 23497

P. O. Box 2034

Singapore 9

319C Riv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律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

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沙諾海濱(封面).....陳宗瑞

一九五七年馬華文壇的展望

——文藝座談之五——

申青、范提摩、馬摩西、司馬萍、
任重、潔寸、卿華、沙里明、方天

小 說	布加西姑娘(翻譯).....呂卓(6)
	水冲走了希望.....李定華(11)
	最後一年(翻譯).....莊綺(14)
新 詩	心疚.....寒影(16)
	心.....常夫(8)
	爲什麼?.....爽伯(8)
	割膠的人.....李旺開(10)
	番柘榴與番茉莉 第二個夢鄉.....蕭遙天(13)
散 文	晦夕行.....端木羚(20)
	照X光記.....曾森(9)
	當伙記.....申敏(16)
	可憐明日又天涯.....曾鐵忱(18)
	夢原集.....黃懷云(13)
	司南馬散記(馬來亞素描).....司馬奔野(19)
	略談「蕉風」的創作小說.....司徒克(21)
	麻雀(寓言).....魯巴(22)

一九五七年馬華文壇的展望

文藝座談之五

雙重使命

申青

一九五七年是馬來亞的獨立年。在政治上，它將卸脫屈辱的殖民地外衣，跨進獨立自主的歷史新頁，在文化上，它將擺脫一切束縛與桎梏，創造蓬勃煥發的新興文化。未來的馬華文藝也將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祛除一切不合理的附庸自卑心理，開拓出一塊自我覺醒的莊嚴園地。

迎接着大時代的來臨，馬華文藝工作者當然會捺不住心頭的喜悅，大聲歡呼「猛得卡」。但是，只是歌頌已得的成就是不夠的，馬華文藝工作者還應該更加努力，針對此時此地的客觀需要，創造出一種新興的「獨立文藝」。所謂獨立，並不是建造一座獨立橋，舉行幾個盛大的慶祝大會，更換幾位行政首長，就算完事的。而是要真正的具備獨立國家的條件，真正的表現了獨立國家的尊嚴，並使人民確實嚐到獨立的果實。同樣地，「獨立文藝」也不是寫幾篇應時應景，歌頌獨立的點綴文章就可了事的。而是要從文藝中恢復民族的信心，融洽民族的情感，指出獨立中的遠景，洗煉外來的感應。在這個創造的過程中，馬華文藝工作者是負有雙重使命的。作爲一個馬來亞人，便應該設法沖淡種族傷感和偏激詛咒的舊有氣息，創造新生奮發的文藝，給一個新興的國家鋪好穩固的心理基礎。作爲一個馬來亞華人，一方面要有選擇地保留中華文化傳統；另一方面還要積極主動地去融和其他民族文化。

歸根結底說得更具體一點，一九五七年的馬華文藝，應該是透過中國文字的表现形式，迎接

着獨立的客觀需要，多創作些反映現實的作品，多開闢些格調清新的道路。因爲一個新興的國家在國際上是否得到他人的尊敬，並不在於是否兵多將強，也不在於是否軍備充實，主要是看這個國家在文化上有沒有傑出的成就。文藝是體驗文化的方式之一，多產生些飲譽國際文壇的馬來亞文藝作品，正是今年馬華文藝工作者所應該努力的。

理論、質量與環境

范提摩

一、創作理論的確立：理論指導實踐，沒有好的理論做根據，便難有好的作品產生。近年來大家都在提倡此時此地的文藝——文藝馬來亞化，這個問題已經討論過多次，但什麼是馬來亞化的文藝？馬來亞化文藝的正確路綫應如何？現在還沒有完全確立，這問題希望在一九五七年能解決。

二、創作質量的增進：這幾年來馬華作家，都竭力於量的增加，質的改進，雖然不能說已有輝煌的成就，但總算在遺號稱文化沙漠的馬來亞，開過美麗的花朵，但願一九五七年有更好的收穫。除了小說、詩歌外，特別希望在劇本的創作上，能有相當的成績。

三、更好的創作環境：馬華作家幾全是業餘的，因爲此時此地沒有足夠的條件可以使他們安心創作，這使他們不得不找一個比較安定的職業，以解決生活問題，然後把公餘的時間來從事文藝創作，因此創作的時間大大受了限制，同樣也限制了作品的質與量，使有天才的作家，不能充分的發展他的天才，這真是值得惋惜的事，同時

在目前的环境中，有許多該說的話，不能暢所欲言，有許多重要的題材不敢寫，因此有的作家，只好把筆轉而寫些吟風弄月的詩歌，或愛情的故事，盼望一九五七年有個好的環境，使作家們能安心的寫作，且能寫出心裏面想寫的話。

消除亞非國家間的文藝的隔膜

馬摩西

相信命運論的人，每遇新年來臨，必起一番送舊迎新，寄希望於未來的念頭。今年總比去年好，商人希望生意興隆，財源茂盛，農人希望五穀豐收，享受承平的快樂，至於讀書人希望什麼呢？我想他們也會有一年之計在於春的感覺。這就算現代西洋人所斤斤計較的計劃吧。是的，國家有常年的施政計劃，尤其是經濟建設計劃。照理說個人也該有計劃，不該因襲老套，過一天算一天，形成意志上的朝思夕改，生活上的東家宿而西家餐的窘况。

恰好今年許多從事寫作的朋友們，有志於促進馬來亞文藝的發展。我想這個非常需要的問題，是值得大家從長計議的，也非三言兩語能求出答案。因爲馬華文藝的建立，不但沒有奠下基石，連範圍都沒有確定，如果說只以馬來亞爲背景，是否嫌其地域太窄，在生活的反映上，倒不如包括同文同種的南洋，如印尼，北婆羅洲等地華人文藝在內，比較易於蒐集資料。

其次，發展馬華文藝的輔助工具問題，我認爲應盡量吸收外來文藝思潮，有如百花精華成蜜的效用。惟歐美既有人廣爲介紹，而與東方文藝稍嫌有一條遙長的距離。如果多介紹亞非國家的

文藝作品，必能引起融會貫通，大同小異的親切感。

亞非國家，包括許多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內，近百年來，他們在民族自決的崇高信念下，不斷地奮鬥，不斷地掙扎，要算是一段可歌可泣的過程，其間定有許多有價值的啓示，供我們借鑑取益與欣賞領略。

惜文字的界限，使彼此的實情，非常隔膜，毫無半點相呼應的聲息，好像那些每日被登載在報章上的國際電訊，就成了我們的索引。

以上把馬華文藝擴大到印尼和北婆羅洲，以及多翻譯介紹亞非國家的好文藝作品兩點，是我在新年的新希望。

向愛、美、笑、真進軍

司馬萍

舊的去了，新的來了；我們這些搞文藝的朋友似乎也難能免俗，照樣得談幾句對新的——一九五七年的，文藝的願望。

我說：在新歲月裏應該盡量努力推動文藝高潮運動。

因為：多少年來馬華文壇究竟是不見怎麼熱鬧；更不用談文藝給它形成一種運動或達到某一種高潮。關於這一點，責任雖說可推給一幫所謂「出版家」的算盤打得緊、折騰人太盛，但是文藝工作者缺乏拓荒的精神和勇氣，不能不說是文藝擱淺的一大原因。當然，問題並不這麼簡單，諸如「各家」政治思想問題，生活環境問題，本身文藝修養程度問題，以及地盤的稀少等都是一連貫窒息文藝生命活躍底帶兒。

不管怎樣，我還是認定：真正想搞文藝的朋友大家必須得多辛苦點兒，努力點兒；最好各人都放開胸懷，在文學領域裏捨棄一切不同的政治思想，祇以崇高的文學藝術去教育人類，改善人類，推動社會，領導文藝朝一個「愛」的、「美」的、「笑」的、「真」的……大道進軍。

創造新的時代

任重

從這一年跨到另一年，結算了舊的，又打開新的一頁。

作為馬華文藝戰綫的一個小卒的我，在這新的歲月，也不免有着一些新的憧憬和希望。

今年是馬來亞的獨立年，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我們從事文藝工作的人，既然置身於此一時代，當然屬於此一時代，而不屬於已經過去了的任何時代。同時，此一時代也是屬於我們，歸我們所享有。否則，必將為時代所遺棄，此一時代沒有我們的份的。

因此，我們今年的新的開始，一切還當以認識此一時代為前題，進而趕上時代，創造時代。只有自己創造出來的時代，才真正是屬於我們的時代。然後享有此一時代，自然名正言順，心安理得。

抑有進者，我們更應把在此一時代所創造的果實，讓人都來享受，使人人分得我們的創造，重視我們的創造。

朋友們！創造新的時代，是我們今天當仁不讓的責任，我們得有「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抱負。

騙自己，要不得！

潔寸

由於面對着一種不會預料到的遭遇，我跟馬華文藝青年會有過若斷若續的接觸，這些接觸因為一直在閒歇中進行，可以說是平鋪直叙的，談不到深入。可是回想到過去七年間跟寫作青年們的接觸，在我個人的理解下，却可反映出一段可供嚼味的小插曲。

我做個文藝副刊的編者，這在當時原是客串性質，連自己也會懷疑到如何會做得來一個園丁的任務。在摸索中，我親手開闢了一塊小園地，規模粗備，花木全無，我心裏有些兒着慌。却想不到園門敞開之後，有那麼多熱情於文藝寫作的青年來參加這個拓荒工作。終於不但使這初開的

園地綠草如茵，而且逐漸花木繁茂起來。

這一喜真個非同小可，在這些以文會友的年代中，居然給這塊園地發掘了無數肯虛心學習寫作的青年朋友，而且其中還有許多達到了成熟水平的作者。從此我不再相信馬來亞是文化的沙漠；反之，我們有的是精於耕耘的文藝寫作者和欣賞優秀作品的讀者羣。其所以終年累月還不能建立起馬華文藝的新姿態，怪只怪我們在耕耘初期，未理出一個正確的路線來。

什麼是馬華文藝的正確路線，我不想在這裏多談，但可指出缺乏此一正確路線在某一時期所呈現的事態。第一是有好便是娘。會有不少熱情作者，為了盡量推銷他的作品，對某一刊物編者的心理，不惜下苦功夫去揣摩。結果：今天給被稱為「前進」的刊物投寄一篇類似所謂「人民文藝」的作品，滿紙標語口號；明天再給另一被稱為「溫和派」的刊物投寄一篇迎合口胃的作品；回頭再給某一小型刊物投寄一篇帶有黃色氣味的作品，於是頭頭是道，一禮全收，「作家」的桂冠正從四面八方送到他的頭上來。

這樣向多方面求發展，恰同商場中薄利多銷一樣，滿足了他的發表慾，却損折了文藝寫作的價值，便可想到他所供應的是些什麼貨色。從此，在幾方面他都成了有希望的「作家」，為了加強出貨，他不得不染上粗製濫造的毛病，完全忽略了對於文藝應有的修養，一切都想投機取巧，不是模仿剽竊，就是移花接木，甚至生吞活剝，乾脆抄襲成篇，把幾個不同性格的刊物編者哄騙了一番，他就自命是某一類型的「作家」了。

然而紙究竟是包不住火的。多方面發展的大量生產「作家」，豈能掩得住人人的耳目？就我過去作文藝副刊編輯的經驗來說，一些醜態「成名」的「新進作家」，也祇徒然騙了他自己。騙自己的作風，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人間歲又一年新，希望這些但走捷徑的青年作者，來一個自我檢討，從此痛改前非，老老實實在文藝園地裏工作，並請記住：

「寫作是苦重的黑暗，緊張而又頑強的不斷努力！」

二個小願

柳華

一九五七年的新日曆，已經開始利用了。我們這羣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在這「歲序更新」的日子裏，照例的應該寫些吉利以及宏願的話。

吉利的話，我不敢說，其實，我也說不好，不知該怎樣說別人才認為是吉利，不煞風景，所以只好不說了。既然吉利話不想說，就寫寫你的宏願吧！這個我也同樣不敢再妄想，因為記得過去每一年的今天，我也寫過了許多；可是，現在所償的却不是那一大把的宏願，而是那零零星星的小願。

好了，現在就讓我以柚葉水洗淨雙手，虔誠的燃上三柱好香，恭恭敬敬的跪在神壇前，許下我的三個小願吧：

第一柱香：願從事文藝工作的前輩們，一方面努力的去為馬華文藝開闢一條獨特的道路，另一方面不辭辛勞的多培植一些新血！

第二柱香：願星馬出版界，不要只為私人的腰包着想，應該拿出點良心來，認真真正的為千萬萬的青年出版多些有意義的書刊！

第三柱香：願凡有頭腦的青年人，都能認清：黃色的就是黃色，政治的就是政治，為文化的就是為文化，不要把馮京當馬涼，以妨礙了開闢馬華文藝的工作！

最後，我願所有的朋友新年進步！

以文藝反映新時代

沙里明

一九五七年度經已翩然降臨到人間，在馬來亞，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和永恒歷史價值的重要年頭。馬來亞將在這一個年月中獲得真正獨立自主，做過奴隸的人們將在這一個年月中擺脫殖民地統治的枷鎖，挺起胸膛做個自由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憑着自己的理想，過着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發揮自己的生存意志與蓬蓬勃勃的

新生命力，開始寫下歷史的新頁。

馬華文藝工作者處此偉大的新時代，不但應該為迎接新時代的降臨而歡欣鼓舞，抑且應該該身給這一個偉大的新時代，作為新時代的齒輪，推動新時代更迅速地朝向獨立、自主、民主、和平、康樂、幸福的終極目標邁進。

文藝創作具有地域性，時代性和歷史性。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幾乎都是反映某一地域在某一時代中現實社會的狀況。作者椎心嘔血為那不朽的時代刻下永不磨滅的里程碑。這一項艱鉅的時代使命，無疑也落在馬華文藝工作者的肩膀上了。

由於種種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的限制，過去有許多文藝工作者往往會感到有口難言。更有許多文藝工作者限於現實的生活環境，不能全心全力從事文藝創作。也有許多文藝工作者無端遭受文壇惡風的襲擊，感到灰心而放棄文藝創作。這誠然都是值得惋惜的憾事，但我們却不能不把新希望寄託在形將來臨的新時代。

形將來臨的這一個新時代，就像在乾瘠的土地上茁長出來的新芽，並非奇跡，而是百數十年來埋下的種籽，經過百數十年間血淚灌溉的結果，才能在這個偉大的歲月中發出細嫩的新芽。對過去，我們縱然不願詛咒，埋怨或記恨，但不能沒有反映；對未來，我們不存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却不能不指出新時代的新路向。

形將完全結束的舊時代，是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地統治的舊時代，而形將來臨的新時代，無疑是民族獨立，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的新時代。在這青黃不接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中，有一種可怖的新殖地地統治潛勢力正在乘機滋長。它們利用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以及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願望，從事統戰工作，企圖在這一個人形將獲得獨立自由的土地上，建立起新殖地地統治政權，因而造成思想偏差，社會混亂的現象，甚且進行暴力鬥爭，在文壇上則造成一種可怕的惡風。

作為一個忠於馬來亞的文藝工作者，必須不顧一切為民族獨立，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的崇高理想而奮鬥，以文藝創作來反映這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勇敢地埋葬舊殖地地統治時代，勇敢地抗拒新殖地地統治毒素底侵襲，更勇敢地面對現實，創造美滿的將來，為這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刻下一座永不磨滅的里程碑，這是我的願望。

克服現有缺陷 擴大已有建樹

方天

文學的本身是具有世界性與人類性的，但是真正的偉大的文學一定是從養育它的土地上生長起來。

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這兩年間，隨着猛得卡的堅定的脚步，「建立馬來亞文學，為馬來亞的明天建立文學」這個聲音，逐漸在馬華寫作者中間響亮而傳激了。而且馬華的寫作者的確風起雲湧似的紛紛朝着這個方向努力，雖然一時間並沒有樹立什麼豐偉的里程碑，但是在詩歌和小說上已有了可珍貴的建樹。一九五七年是馬來亞的獨立年，為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的到來，馬華文藝工作者的工作當然是更加沉重，而且非加倍的努力不可。

首先，我們也許不一定能夠在一刻間樹立一個全面的馬來亞文藝理論體系。因為健全的理論必然是在不斷的摸索、討論中，以及由於感動人心的創作的召示，經過接受與檢討而逐步顯現輪廓的。我們應着力於克服現有的缺陷，擴大已有的建樹。

就我所認識到的，今後我們應積極努力的，有下列三點：

一、量的增加與質的提高：在量的增加方面，需要寫作者加緊寫作，同時更需要更多的寫作者參加寫作，尤其是青年寫作者。我們常常提到培植新血這句話，其實培植是次要的，主要的要靠新血們自己主動的產生。任何偉大的寫作者都不是從溫床中培養起來的，（以下轉二十頁）



布加西姑娘

譯卓呂 作加馬蘇亞的蘇·尼印

布加西姑娘 (Gadis Bekasi)
為印尼作家 Rusman Sutiasumarga
所作。本文譯自作者的短篇集 Jang
'cerempas' Dan Terkandas, 為印
尼國家出版局 (Balai Pust Take)
所出版。

她坐在火車站前面的走廊裏，一連幾個鐘頭，沒有人睬她，她也不理睬那些在她週圍吵嚷嚷的人們。看守的人已經拿她沒法子了，因為她從來都沒有理睬過他的干涉。不錯，如果她嚇她說要打她，那末有時她也聽從一下，可是如果看守的人不在了，到別處看守去了，她就再走回來，坐在原來的地方。坐着坐着，好像永遠都不會站起來似的。

結果人家就不管她了，任由她要怎樣就怎樣，只要她不妨礙公共秩序就算。素來一強硬的看守人，現在已經不兇惡了，甚至有時也溫和起來。他好像已經覺悟到，對於像她這樣的人應該只有加以憐憫。

娃西亞當然不會妨礙人家，她所做的不過是坐坐看看。不知究竟是什麼縛住了她的心，致使她一連好幾個鐘頭地坐在那邊，有時險孔顯得高興喜悅，有時却愁容滿面。她往往只像木偶般地坐着凝視，動也不動一下；不過有時又異常煩惱憂悵，不厭煩地坐了又站，站了又坐。她注視着上車落車的人們；她盯着那停了一會兒之後又開行的火車，從開始移動到慢慢地跑，直至跑得很快，她都目不轉睛地盯着。不知道什麼促使她對這個沿着鐵軌向目的地飛馳的東西那末注意。

從太陽開始上昇時起，她就一連幾個鐘頭坐在那邊，一直到太陽晒得炎熱了，她才覺得厭倦的樣子，她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她說要到一棵茂盛

的樹下避避太陽。
她所說的茂盛的樹，可能以前是枝葉濃密的，不過現在却只是一株光禿禿的，沒有枝柯沒有葉子，被烈火焚燒過只剩下焦黑的枝幹的枯樹。她在這裏也是一連坐上幾個鐘頭，有時坐到黃昏，有時直至深夜。白

天裏烈火的太陽，夕陽西沉後就開始吹括的夜晚的寒風，對她那已經半裸的身體都沒有什麼妨害。

離這裏，離娃西亞坐着的地方不遠，可以看見紅瓦堆，這是屋子坍塌後的殘址。在她身旁稍後一點，有著東一堆西一堆黑濁的泥灰；就是娃西亞的倒塌了的屋子的遺跡。

那是娃西亞和她的母親的住宅。她在那裏誕生，在那裏長大，從孩提直至將要長大成人都在那裏接受人生的喜樂哀愁。現在那間屋子已經消失，已經毀滅，只剩下堆堆即將為泥土所吞沒的灰跡了。

雖然娃西亞所說的那棵茂盛的樹在她的眼裏和一般正常人有所區別；但是她對自己屋子的看法却和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一樣的。即是說，她那間屋子已經不存在了，已經燬成灰燼了；而且她還記得她住宅的毀滅，不是由於不幸失火，而是被惡意燒燬掉的，被人類的手所毀滅的。

在她自言自語的當兒，（對了，娃西亞的頭腦有了毛病，她慣常自言自語或獨立狂妄，這件事在起初是人們戲弄嘲笑的資料，不過到後來却成為任何看見她的人對她憐憫的因素了。）當娃西亞自說自話時，她從口中往往會發出這樣一些無頭無尾的話：黑的，殘酷的，橫蠻的，兇暴的……當她說出這些話時，可以看出她極度的忿怒：眼睛紅得閃閃發光，常常頓足，雙手像是打拳一樣，向那邊一推，向這邊一攔。當她對自己這種舉動厭倦之後，就一直跑開，奔跑到她的老屋址，然後坐下，盤膝坐着哭泣，邊哭邊道出一些極其悲痛的話。她一哭就一連哭上幾個鐘頭，哭得不會厭足似的，一直哭到深夜，然後她就不見了，在黑夜中消失了，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裏。到了第二天她才在老地方出現。一天又一天，一星期過了一星期，甚至一個月來她每天所做的就是這些。

在這種情形下，她那原是豐滿結實的，曾經是青年男子追求對象的身軀，現在只剩下皮包骨，黑黑皺皺的發出腥臭。她已變成一具活屍了。

一天，甘榜的人和以前有人要燒甘榜時一樣忙亂起來。其實從昨天起他們就開始忙亂了；因為他們得到甘榜頭的命令，要大家離開各人的住宅，但是娃西亞不理睬這回事。當整個甘榜的人都走避一空了，當火車站的週圍都極度的寂靜下來了，那時還有一條還算是人的，不過和普通人不的軀體，她孤另另的一個人留在那兒漂泊。

這次娃西亞並不坐在老地方，因為車站完全寂靜了。當然以前車站也有過沉靜的時候，那就是當椰卡達到支甘必的火車沒有通行的時候；不過像現在這種寂靜的情況，那是她從未經歷過的。她怔忡不安，接着是目瞪口呆。她一時跑到公路上，一時坐在樹下，後來又跑回鐵路上。突然，從西方傳來了連續不斷的使地面都震動起來的猛烈的槍炮聲，嚇得她像被釘住一樣一動也不動。不過這只是暫時的現象，不久她就習慣了，好像沒有

聽見什麼一樣。更可怕更密集的排槍又响了，這時從東方又傳來了還擊的槍聲，整個天空，整個村落都充滿了槍聲。戰鬥開始了。娃西亞的所在——布加西——已經變成戰場，成爲保衛國家獨立的同胞們抵抗侵略者殘暴的鐵蹄的戰場。但是娃西亞不管這些。在咖啡响着的交織而過的彈雨中，她扭扭捏捏地在鐵道上跑來跑去。一時搖擺着朝東跑，假使聽見槍聲從東邊發出的話；一時，又向西方望去，如果爆炸是來自西方。

突然，她呆若木鷄地站着不動。她隱約聽到，在東面那條河那邊，有嘈雜的人聲。不過只一陣子，那人聲又給非常猛烈的爆炸聲打斷了。後來沉靜了一會兒，濃密的槍炮聲開始平靜下來，只剩下各處稀疏的槍响。娃西亞伸直了頭，眼睛開始睜得兇兇的，她把身體轉向傳來人聲的東方，後來又轉向西方，彎着腰就沿着鐵道飛快地跑，同時嘴巴念念有詞。從嘴巴裏她道出了她慣常的無頭無尾的咒語：……又是強蠻的傢伙，又是兇暴的傢伙……她一直向前奔跑，毫不疲憊似的疾速跑去。當她跑到鐵道和公路的交叉點時，她停了一下，像是在想什麼，後來就轉身沿着公路走。在跑着的當兒，她模糊地看見遠方有一長列的東西在公路上移動。但是在她還沒有弄清楚自己所看見的是否屬實之前，一粒子彈飛過來，直穿進她的胸骨。她顛了一顛，仆倒在路旁。她掙扎，她呻吟，她咒詛，在咒詛中她還是念出了這樣的話：又是強蠻的傢伙，又是兇暴的傢伙，黑的，殘暴的……看樣子，在她和死神爭奪生命時，她對那黑心的和殘暴的傢伙，那橫蠻的和兇暴的傢伙的憤恨，還催促使她掙脫那帶走她生命，要把她的靈魂和肉體分開的天神之手。很久很久，娃西亞在掙扎着，滾滾滾去，後來她再也沒有氣力了。娃西亞，剛才還是一具活屍的娃西亞，現在已經成爲真正正的屍體了。她橫死在路中，沒有人理她，沒有人爲她號哭。她的死並不像英雄們那樣使得自己的同胞覺得驕傲，並不像那些爲爭取獨立而死的犧牲者。她的死不過是暴行的犧牲品，她不過是許許多多類似的犧牲者中的一個。她的死是由於命運，是她的掌紋所注定的，是的，她的死是來自阿拉上帝的意旨。不過假使有人說，一個人的福禍是依循着各人的掌紋，娃西亞是不會接受的。她的父親因「勞務社」(日本佔領軍的一種強迫勞動——譯者)而死，這是人爲的，不是上帝的意旨。將她的愛人馬斯里從她手中奪走的，當然也是人而不是上帝。最明顯的，她親眼看見的就是她的家。她的家毀於火，但不是上帝所派遣的天神從天上帶着火把來點燃她的亞答屋頂，而是軍隊，一種強暴的人類。假使我們能夠問一問娃西亞的靈魂(她的靈魂正在朝見上帝的途中)，她一定會回答，她之所以會離開她肉體的牢籠，是由貪婪的人類所製造的一種長圓形的物件所迫，這物件如今可能仍舊鎖在它那已經成爲屍首的身上的排骨中……

不錯，娃西亞死了。實際上她到了上帝的面前，她要申訴她的冤情及求公正的判決……。

娃西亞是誰？

她是一個農家少女，是一個一生在窮苦中過日子的鄉下農夫的女兒。她的父親在日本人的「勞務社」的強迫勞動中死於米叻地方。她的母親由於衰老也由於「絕望」而在火燒甘榜後一日去世了。身爲一個正將發育成人的娃西亞，也會有過自己的意中人。他名叫馬斯里，是她的同村的友伴，一個漂亮英俊的青年。在日本時期他曾加入「救國青年團」，在共和政府中他是甘榜裏一位很活躍的「人民保衛團」的領導者。馬斯里是一位有着崇高理想的青年。他曾在自己愛人面前說過，在印度尼西亞尚未獨立之前，他將不要結婚。所以，當娃西亞第一次看見紅白旗掛在火車站上時，她帶跑帶跳地走到正在園中鋤地的愛人面前。她興奮地叫道：「馬斯里，馬斯里，你看我們的國旗……」他們情不自禁地互相對視，一時置身於幸福的幻境中，一時又抬頭看看那面隨風飄揚的旗。娃西亞比較冷靜，馬斯里則相反，他放任自己的心自由地一上一下的跳動，從他嘴裏說出的話是：「我們獨立了！……」

不論是馬斯里或是娃西亞，當然都想不到他們這次的會晤是最後一次的會晤。他們當時所共同感受的幸福是第一次的也是最後一次的幸福，因爲自此之後，馬斯里就到支甘必去受軍事訓練，在火燒甘榜前一星期，馬斯里竟無影無踪地不知去向了。娃西亞悲痛極了。爲了她那沒有希望再見到的愛人，她第一次流出了眼淚。就在這時，在她喪失了心中的珍寶的時候，她所居住的屋子，她的家產，她所有的一切，又被火燒個精光。

火燒甘榜事件對娃西亞來說是件新奇的事，當她聽得消息時，她並沒有馬上相信。「怎麼會有這末殘暴的人呢？」她說。是的，娃西亞不曉得政治，不曉得策略，她所知道和所感覺到的是不幸的遭遇，一個個地落在她身上，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她所日夜夢想的獨立後的環境中。娃西亞在思索，她回想所有發生過的事情，因爲她想得太多了，所以她的頭腦混亂起來了。在日本時期她腦海中已充滿了「大東亞」，「最後勝利」，「粉碎敵人」等等的口號。這些詞句的意思是什麼，儘管她並不明白，可是因爲給以解答的是馬斯里，那麼她也裝得好像明白了。後來她聽到關於自己國家獨立的事，這是造成她看見紅白旗在車站上空飄揚時與高采烈的原因。最新的名詞是「尼加」。馬斯里說「尼加」是敵人。娃西亞不去問「尼加」是什麼意思，不過她曉得敵人是什麼。後來馬斯里失踪了，這就打破了娃西亞的希望。她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他到了哪兒？爲什麼會失踪？後來她住家被燒燬了。她想：人類爲什麼會這末兇暴？就是這一類的思想搞了亂娃西亞的健全的頭腦，後來又把她帶進渺渺茫茫的幻境中。就從這時起，娃西亞成了眼睛睜得兇兇的，成了鐵道上的流浪者，在尋找她絕不能找到的東西……。

心

常夫

像平湖一樣，
明淨如鏡；
星月給它
鍍上銀色，
微風吹起
美麗的漣漪。

像大海一樣，
波濤起伏；
暴雨激起掀天黑浪，
狂風捲起萬丈狂潮。

像蛇蝎一樣，
蟄伏暗處，
伺機螫人。
像虎狼一樣，
饕餮殘暴，
血口大張。

像白雲一樣，
飄忽不定，
瞬息千變。
像高山一樣，
屹然獨立，
堅定難移。

有時像烈火，
灼傷別人！
有時像冰霜，
冷入骨髓，

有時啊，
像太陽一樣，
照暖了萬方。

爲什麼？

爽伯

我們都是同年的孩子，
同在一個時代，
生在同一個世界裏。
社會的不公平，
把我們分成不同生活的兩類孩子，

我——
今年十五歲：

你——
今年十五歲：

我——
一個勞苦的工人；
你——
一個求學的中學生。

我們，
同樣地，
有耳、目、口、鼻，
不同的是，
你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鏡。

朋友，
你來吧！
來聽一聽我的故事：

我的生活就像一頭牛，
天天爲主人賺錢，
每天工資二毛半，
吃的是
賣不了錢的硬麵包，
吃不飽。

出的是
成年人的力。

受的是
老板的白眼，
頭家娘的打罵，
眼淚只能往肚裏流。

家中——
有一個瘦弱的老母，
和一個抱病的妹妹，
他們，

天天捧着肚子，
像出水的魚，奄奄一息的，
正等待我
回家去。

我要問——
我們都是同年的孩子，
同在一個時代，
生在同一個世界裏，
社會爲什麼這樣不公平？
把我們分成不同生活的兩類孩子，
我今年十五，
你今年也十五，

我——
一個勞苦的工人；
你——
一個求學的中學生。

我們同樣地，
有耳、目、口、鼻，
不同的是，
你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鏡。
朋友，
請你告訴我：
社會爲什麼這樣不公平？

照 X 光 記

曹森

這兩年來，林君一到我家便向我展開精神訓話，罵我整天躲在家裏，毫無出息，他說賢臣擇主而事，良鳥選木而棲，勸我換換環境……：這麼一訓就是整個鐘頭，大有非把我征服誓不休之勢。經過他多次的疲勞進攻，我只好答應，如果他有什麼好機會替我留意留意。不出一個月，他興奮的跑來告訴我，他學校有一個缺我可以去，他說他學校待遇好，職位有保障，一切由他代辦，我只須出個人去上課便行了，他拍拍胸說：「我林某幫忙朋友總是這麼澈底的。」

一星期後他又來了，叫我去學校辭職。李校長因我是老教員所以極力挽留，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辭掉職，懷着依戀的心情離開了××學校。次日林君說：「校長叫你六月十日上課」，同時交給我一封教育局的信，那是要我去照X光的正式教員。這雖不能說是晴天霹靂，但也呆了一陣，××學校的職已辭掉，這邊還要等照X光沒問題才能批准，萬一有問題怎麼辦？他似乎看出我的心事，拍拍我的肩膀說：「這是手續問題，我們大家都去照過，你身體比我好得多，從前你也不照過？老兄，現在決不會有什麼毛病。」這倒是實話，因為他骨瘦如柴，臉孔就像猴子一樣，而我滿身是肉，團團險，常有人把我當做什麼大頭家。

六月一日下午，我獨自一人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陳篤生醫院去照X光。可喜的是人並不多，只有三個人在那裏等着，但是他們都是臉色蒼白，雙頰深陷，毫無精神的樣子。看見他們我心裏一陣陣地不舒服，好像自己和他们一樣是身體有了毛病。依次照完後，我告訴那負責人我願意在那裏等他們洗出膠片，他說要等很久才可以，我說沒有關係，因為我急着要知道結果，他就命我到外面等去。約半點鐘的光景，一個人出來對我說道：「先生，回去罷，一星期後，會把結果通知你的學校。」我知道再等下去也是徒然的，便快快的離開。

回家後，雖然牽挂X光的結果，但還鎮定，一切照常。六日我去K校探問關於X光的事，校長把通知書交給我說：「剛寄到的，你看看吧。」我心一跳緊張的拆開信封，那不是告訴我結果良好，而是叫我十三日下午二時去重照。我不知道為什麼需要重照，心跳得更利害，臉上也因緊張而發紅了。回到家裏，我感到坐立不安，我記起過去幾位同事，也因照X光出了問題，便被命停教休養。起初是只要休養半年便可恢復健康，誰知半年，一年，二年，仍是老樣子，家庭的情形一天比一天慘，急得他如熱

鍋上的螞蟻，病勢反而加重。本來照X光，讓人早點發覺病狀，及時治療，對人對己都是好的。但肺癆是貴族病，有錢人倒因此而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養病，過過清閒的生活。但教員似乎和窮結了不解之緣，肩上都負了一個生活的重担，不工作中便沒飯吃。政府只規定每隔相當時間要去照一次X光，有病的教員應停教休養，但是休養要錢，政府對於有病教員的救濟似乎還沒有明文的规定，難怪教員去照X光時都像上斷頭台似的緊。

究竟我是否患肺癆，這是很難講的事。雖然我的身體很結實，六年來沒生過病，一天能上八節課而不疲倦，但這都不是沒有肺病的絕對證據。因為最初期的肺癆可能是任何現象都沒有的，妻的朋友便是這樣；眾人都認為她身體好，可是幾個人同去照X光後，個個沒事，就是她出毛病。

我想十二日才能去重照，照後一星期再發通知書，所以最快還得等十二天，這簡直要我的命，我真恨不得把肺挖出來看個究竟。雖然我盡量保持鎮靜，希望不驚動家中的人，可是妻已感染到我的不安。她說像我的身體絕對不會有問題的，叫我放心。但任她怎樣勸慰，仍解不開我心頭的鬱結。我跑遍了書店，買了許多醫學方面的書，專來研究肺病初期的現象。朋友一到我家，我便和他們談論X光、肺癆的事，他們都認為我的身體決無問題，不必神經過敏。一位有經驗的朋友告訴我：「醫院來的通知書上，經常用三個字，一是Repeat，這大概是照的時候胸部振動，底片模糊，需重照一次；二是Enlarge，這大概是照的時候胸部振動，底片模糊，還有一個字我忘了是什麼，那才是最嚴重的，就是叫人去驗血，驗痰的。至於重照沒有什麼關係，況且你的身體這樣好，不會有問題的，放心吧！」

多少人說我的身體好，我也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但萬一有毛病的話怎樣辦？我就怕這萬一，萬一有了病我將被命休養，我工作慣了，沒有工作便等於沒有生命。同時那時家庭的担子將全落在妻的肩上，她弱小的肩膀能担得起嗎？那時朋友們都會同情我，可憐我，幫助我，可是我就最怕這種可憐我，同情我的眼光，我幾乎時時想這些問題。

十二日下午我獨自又去陳篤生醫院補照。這天的情形和六日完全不同，領藥處擠滿了人，他們愁眉苦臉一若重憂在抱，一看到他們的臉孔我像整個天空都蓋上了黑雲，心頭十分沉重，生怕自己也將像他們一樣。走進X光部，候診室坐滿了人，有的是肺病患者，有的是嫌疑犯，有的是要檢查治療的結果是否有進步，我告訴一位護士說是來重照的，她叫我對面拿表格，我不知「對面」是那個「對面」，想多問一句，她已翻若驚鴻的走了。我只好硬着頭皮亂闖，碰了好幾個釘子，終於找到了那「對面」。一位護士長問明了我的姓名，便叫我暫等。我站在旁邊，看見有的人領了一張表格走，有的人領了一張表格還附波士卡的膠片一張，有的則附十二

寸的大膠片一張。我想沒附膠片的大概情形最輕，而附有十二寸的大膠片的大概是情形極嚴重的。我想我頂多是附張波士卡的膠片吧。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我聽到護士叫我的名字。我抬頭一看，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護士長手中拿了一張表格和一張十二寸的大膠片，我想大概是弄錯了罷，但是接過來一看表格上明明寫着我的名字，膠片上的號數也不錯。我的心立刻像是掉進冰窖中，一陣陣的發寒，人也幾乎暈倒。我強自鎮定，振起精神走到X光部，看見他們已一個個手捧着表格膠片魚貫而入X光室，我也捧着表格膠片加入這一羣不幸者的隊伍，膝搖輻戰的走着。前面是一個像枯柴般的老婦，後面是一個像竹竿般而不斷在咳嗽的中年人。好不容易才輪到我照，我對拍照者說：「要照時請告訴我一聲，」他大概是太忙吧，一聲不響的給我一白眼。我正想再講一句，他已說：「照好了。」我心中一急怕是動了；如果還得來重照可要命，於是跑去問一位歐籍護士說：「可不可以讓我知道結果再走。可是我還沒開口她已先對我說：「你可以走了。」

回家後，心裏陰影重重，那些肺病者痛苦的臉一個個在我的眼前閃過。偏偏近幾天來覺得胸膈作痛，更增加了我的疑懼。為了連夜的失眠，心情的緊張，所以心跳加速，試一下脈搏，一分鐘竟跳到八十四下。翻開醫書一看：「如果人的脈跳加速，男人每分鐘在八十跳以上，女人在九十跳以上這也是可疑之點：：」不看倒好，這一看心跳真是越來越快，使我不安極了。我想如果醫院能把我檢查體格的教員與那些肺病患者分開；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地方進行檢查，當可以叫人減少許多精神上的威脅。

一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咳了一聲嗽，吐了一口痰，看見痰中有血，「啊，咯血。」這是肺癆第三期症候。我魂不附體，四肢酸軟。再仔細一研究才知道原來是鼻血，這是失眠多夜肝火上衝所致。妻看見我連日疑神疑鬼，瘋瘋癲癲，便激我出去走走。到了祝君家裏，恰好他們一家人準備去游泳，要我們也一道去。我心情實在惡劣，那裏有勁游泳，我推說：「沒有游泳褲。」可這不是理由，祝君已經進房去拿他的第二條游泳褲了，妻一面也在慫恿着，我只好跟他們到華人游泳池去。游完後，看見磅稱站在那裏，靈機一動；如果體重照常，那便是好現象。誰知一磅，不得了，我的體重竟由一百四十磅，一降而為一百卅一磅。九磅肉呀！兩個星期的事。不可能，磅稱壞了，便試另外一個，結果還是一樣，我再試一次，仍是一百卅一磅不多也不少。醫書上明明說：「若是一個人的體重在四個月內，無緣無故的減少百分之五；而同時他的生活與飲食物情形仍是照常，就該認為這是身體受了慢性傳染病使身體受虧的證據。」我的心，又再加上一層陰影。

晚上在祝君家吃飯，飯後大家到加東花園散步。明月當空，清光如銀，微風輕輕的拂着，海低低的嘯着，這是多麼美麗的世界。可是我的身

體，還能容我有多少時候來欣賞牠？我求神，我求神給我健康，叫我健康的生活。熱情的工作，我開始恨我自己，過去為什麼要做那麼多工，以致沒有時間到郊外去散步，換空氣。為什麼自以為身體好平日不注意吃的東西？要是這次X光照了沒毛病，我得好好的保養自己，工作不能太多，每星期至少游泳兩次，除三餐外應該要多吃雞蛋，牛奶等營養品，晚上應該嚴守十點鐘上床睡覺的習慣……

十幾日來白天我心驚胆顫，晚上我徹夜失眠，好容易廿日到了。那天早上到校，校長正在操場散步，我跑過去裝做不在乎的樣子問：「校長，我X光的通知書來了嗎？」「來，沒問題，沒問題。」他笑笑的說。「不是說我肺部的情形良好？」我想問清楚一點。「是的。」「通知書什麼時候來的？」「昨天。」「昨天？」我想，如果你昨天就告訴我，我就可少一夜的失眠，少受廿四小時的罪，可是他怎麼會知道我是這樣緊張呢？校長和氣的把我帶進辦公室，把通知書拿給我，我仔細的看了三遍，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踏着輕鬆的脚步走出辦公室，情不自禁的吹着口哨，放學回家我以萬米賽跑的速度衝進房間，把這「好消息」告訴妻。妻笑着說：「我早知像你這樣的身體不會有問題的，是你神經病，疑神疑鬼，自找苦吃。」我覺得罵得好。

午飯還沒吃完，就開始瞌睡了，往床上一倒，直睡到六點鐘才醒來，晚飯一吃過，又想睡覺。半個月的失眠債，似乎要在一天內還清。第二天起來胸膈不再作痛了，脈搏也正常了。廿六日我又到華人游泳池去，一稱體重已是一百卅六磅，一星期內增加了五磅，我又開始限制我的食量和睡眠的時間了。

割膠的人

李旺開

太陽埋於山坳底懷裏
 淡霧飄颺在膠樹巔間
 刺骨凜冽的野風
 吹得教人冷澈骨髓

一個給生活壓得扁了的靈魂
 彳亍於密長着蘆葦的小徑間
 軀壳裹以鴉衣百結的割膠衣
 一把膠刀握在顫抖的手裏

那些大橡膠廠和車輪胎廠家
 坐着大型汽車住着豪華大廈
 是否用膠工底血汗辛苦砌成？
 然而呀割膠者住的吃的是什麼？

水冲走了希望

李定華

鄉村的白天是沉靜的，人們全都爲了工作而外出勞碌了。

亞福伯吃了早飯，荷着鋤頭到菜地上做工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四十分鐘。他到了菜地，先看看自己種的芹菜，才提起鋤頭來鋤地作畦。等到一列長畦作好了，他的女兒亞香，慢慢地步行到菜畦邊。福伯聽見了，大聲地說：「叫你洗幾個飯碗，就這樣遲來，年輕人學勤力一點，別這樣懶，這五畦芹菜，如果不動力捉虫施肥，是趕不到冬至節賣的了。」

「趕不到冬至節有什麼要緊，冬至節不能出賣，到農曆年出賣不是好了。」

「你不想食飯是麼？到冬至節不能出賣，那裏有錢過大日子呢？」福伯有點氣憤地說。

「我們怕沒有錢？爸爸你看，十畦黃瓜都結滿了果，多一個星期就可以出賣了，菜豆也有收成了，家裏的豬有十二條已經長大，還怕沒有錢過節麼？」

「如果順順利利，我們今年當然不怕沒有錢，要是不順利，那就很難，除了還去養豬除來的米糠錢，我們還會有多少呢？」

「現在距冬至節只有二十多天了，時間不長久，我們會碰上什麼不順利的事麼？」

每年過了冬至節，雨都下得特別多，很容易發生水災的。水災來了，菜會被浸死光的。我們要趕快把芹菜種大了，好在冬至節時拔來賣掉。你應該勤力一點澆水和施肥啊！」

「好吧！爸爸，我就照着你的話做，將來如果收成好，你要打一條金頸鍊給我的啊！」

「可以，可以，你勤力做就是了。」

亞香聽了爸爸的話，馬上認真工作起來，她心裏想：「我想了好久的金鍊，這次只要芹菜種得好，青瓜出得多，豬賣到好價錢，就可以得到了。」

入夜以後，天公像破了漏洞似的，一直瀉下大雨來點。亞香在火爐邊煮豬汁的時候，心裏默默地向天祈禱：「天公呀！你今年要幫忙我，千萬不能早就浸水啊！」

但是，天呢，却好像不理睬她似的，還是不停地下雨，落下地面的雨，正像天神在上面用大盆倒水下來一樣，那麼急和那麼大，雨聲「荷荷」地响着，令人聽了就害怕。

「天呀！你千萬不好一直下到天亮啊！」

亞香抬頭望窗外像掛着白布般的大雨，祈禱着說。

「你不用想牠停，看樣子，這場雨是會下到天亮的了。」亞福嫂剛踏入廚房，聽到女兒的話，馬上插嘴說。

「下到天亮，會浸水麼？」

「那就難說了，冬季裏潮水大，要是山水一齊湧下來，是會浸水的！」亞福嫂輕聲地回答。

「要是浸水，我們就慘了。」

「看今夜的水勢，下得這樣急，我們先準備一下，去把雞關到籠裏吧！」

亞福嫂說完之後，叫女兒亞香，取了兩只大雞籠，一同到雞屋裏去，把雞分開關在籠中，放在矮腳棚上。然後，回到房中，把豬汁煮好，才安心地上牀去睡覺。

雨夜天氣十分涼，躺在牀上，一會兒就睡着了。早上兩點鐘，他們全家人都被隣居

張五叔的喊聲驚醒了。只聽得張五叔在嚷：「亞福哥，福大嫂，水浸上村裏來了，來勢十分急，我這裏已經有兩吋水了。」

「這還了得，喂！大家快起身來搬東西，亞香的媽，跟我去扛豬，亞香同姊妹們在屋裏把雞和傢什，搬到高棚上去。」

亞福伯說完了話，馬上點亮了一盞大煤油燈，取了豬籠，同妻子一齊去籠豬上山。亞香和姊妹們醒了之後，擦了擦眼睛發呆。

看看水湧進了家，才開始拿了一些衣服用物，放在棚上。水來得十分急，半小時後，地面上已有了二呎高的水。小孩子無法站得住脚，亞香只得把弟弟和妹妹，托上棚去，自己在水裏浸着搬東西。搬不多久，水已漲上了三呎高，沒法再搬，只好爬上棚上去避難了。

他們坐在棚上，看見四面一片汪洋，心中很苦惱。亞香的弟弟，看見大狗亞黃在水中猶猶的叫，怕牠浸死，就取了兩條長木，斜插在地上，一面靠着棚子，讓狗兒爬上來。可是，亞黃的脚已浸得有些軟了，儘力爬都爬不上。他因救狗心急，馬上俯下半身去，想用手拖起狗來，不料，狗兒拖不起，自己的身體，反被狗拖到水中去了。「骨碌」一聲，唬得不會游泳的亞香，只好敲打火水桶，大聲叫喊：「爸爸啊，阿狗仔跌到水裏去了，快來救命啊！快來啊！」

喊聲雖大，雨聲却比喊聲更大。亞福伯夫妻倆，那時，正在拚命搶救豬隻，就是亞香儘力嘶叫，喊破了喉嚨，他們也聽不到了。

三呎半高的水，阿狗仔跌了下去，初時，有時頭突出水面來，有時沉了下去，一雙手在水面上撲通着，好像表演着蜻蜓戲水。亞香連連喊道：「阿狗仔，阿狗仔，快快拖住這條棍子，我好把你拖起來。」



阿狗仔早已失去了神智，那裏能够照她的話做。只見他的頭突上水面三次，最後一次，頭沉了下去冒起一串水泡，就沒有再抬頭來了。

亞香姊妹倆哭喊個不停。無奈雨聲太大，亞福伯和亞福嫂一點兒也聽不到他們的喊聲。

亞福伯夫妻倆人，自趕到豬寮後，馬上儘力籠豬，只扛了八條大的到土坡上，水已經三呎多高了，無法再去籠豬。眼看着還有幾條大豬和十多條小豬，白白被大水浸死，心裏痛如刀割。當他站在山坡邊，搖頭嘆氣地對妻說：「唉！心想，今年順境一些，大豬賣了就比较『春光』的；那裏曉得，又挨了這樣一棍，如今，只剩下八條豬，賣了還欠人的米糠錢，還賸下什麼呢？眼見青菜就要收了，被水浸上三天，也都完了。」

「別傷心，碰到天災有什麼辦法。俗語講：命中註定食八合米，走遍天下也食不到一升，我們天天賣命，做不到錢，除了怪命，還好怪誰？但願水來得快，也退得快，那些豬和菜還會有救呢？」亞福嫂忍着痛苦勸解地說。

一會，天開始亮了，雄鷄不斷地啼。亞福伯想到家裏的孩子和東西，可是，水漲得這樣高，怎樣才能回到相距半英里遠的家呢？他想了許久，才想到一個辦法。於是，用籐皮和五根大木片，綁成了一個木排，留下妻子看着豬，自己一個人划着木排，慢慢地划到家中去，到了門口，只見家門洞開，亞香和妹妹正在那痛哭。他心知有了變掛了兒，入到家裏，看見除了亞香兩姐妹之外，阿狗仔不見了蹤影。一陣驚悸湧上心頭，他幾乎暈了過去。

「亞香，阿狗仔呢？」
「爸，阿狗仔爲了救亞黃，掉下了水了，我大聲喊你來救他，都不見你來。」

「哎呀！完了，我的阿狗仔完了。」
亞福伯一聲哀叫，當時暈倒在棚上了。

亞香聽見爸爸失去了知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連忙又拿起火水桶大敲起來。兩姐妹同聲高呼：「救命呀！救命呀！快來救我的爸爸啊！大家快來救命啊！嗚嗚嗚嗚。」

叫了之後，兩個人又出力去搖爸爸的身體，剛好在這個時候，搶救隊的巡邏電船從亞福伯的屋前經過，才發現到這一家人發生了悲慘的事情。於是，停了船，幾個搶救工作人員進到屋裏，一齊用力捏亞福伯身上的筋絡。一會兒，亞福伯吐了一口氣，醒了過來。搶救的人，把他扶上電船，又把亞香兩姐妹，鷄和行李等，也扛到船上，然後，彎到亞福嫂放豬的地方去。亞福嫂接到了這從天上飛來的噩耗，心裏真比刀割還要悲痛。她雙手捶打胸口，在草地上亂滾，口裏不斷地說：「天呀！你怎麼這樣虐待我這個苦命人啲！我只有一个兒子，你都要搶去啊！」

「阿狗仔啊！你不要走這樣快啊！我要同你一齊去見海龍王，講個清楚。」

她散開了頭髮，在地上滾來滾去，想一下滾到水裏去，幸虧搶救的人把她拖回來。大家勸她：「亞嫂，水是無情的，人已被浸死了，有什麼辦法再生呢？想開點就好了，不要太過傷心，弄壞了身體。」

「唉！先生，十一年來，我給了多少飯他吃，用了多少心血育養他，一下子死了，連屍身都看不到，你想想看，我活來還有什麼意思呢？」

「想開點吧！亞嫂，你不看丈夫面上的，也看在兩個女兒身上，死的已死，養大活的，不是一樣有希望麼！」

「唉！先生，我的命爲什麼這樣苦啊！經過了幾個人盡力勸解，好容易才把亞

福嫂的心勸開了一點，扶她上船，餓到災民收留所裏去。

第二天，爲了沒有東西餵豬，亞福伯帶着痛苦的心情，去找賣猪肉的老板，甘願忍痛賤價將剩下的八條豬出賣。得到的錢，除了還去以前賒過的米糠錢，尚欠三十五元。他只得向「靠山」說：「請你幫忙我，讓我欠着，到下一幫豬養大時，才還你的。」
豬賣光了，亞福伯養這一幫豬時的希望，就這樣給洪水沖光了。

在收留所裏昏頭昏腦地挨過了七天，一片黃濁的積水才慢慢地退盡了。亞福伯帶着妻女回到村中，走進屋裏，只見滿地都是滑的泥漿，除了放在棚上的東西外，地上的東西，已沒有一樣存在了，屋牆也崩了一大塊。他的心靈上感到了無比的空虛，連挑水洗屋地的力氣都沒有了。

亞福嫂帶着悲傷的心情，一家踏過又一家，走盡了整個村子，去找尋愛兒阿狗仔的屍體。和她比較談得來的的女人，怕她受刺激太深，患了神經病，便用話勸她：

「亞福嫂，你別難過，你怎麼曉得阿狗仔是死了，沒有命了呢？說不定他命根長，漂在水中，被有舢舨的馬來人救起來，現在還活着也不一定，你何苦要這樣悲傷呢？」
這些話，亞福嫂也認爲頗有道理，才暫時放下了一些哀傷。

亞香看到菜地的荒涼景象，想起了死去的弟弟，心情也很悲傷。同時，她記起八天前，爸爸曾經答應過她，要是這幫青菜收成好，就打一條金頸鍊給她。這個積在少女心中好幾年的希望，料不到如今竟在幾天之中，被一傷大水沖成泡影了。想到這裏，她的淚水忍不住落下來……

冬至節跟着日曆紙被扯去，越來越近，可是，被大水掃蕩過的農村中，再也沒有一個人，提得起興趣來迎接牠了！



番茉莉與番石榴

山月在天

番茉莉，這番邦怎也還見你？

我忘記這是你老家，

却惱你老早在祖國開花！

當花開時節，

我倆偏愛把花枝折。

我把花架簪上她鬢邊，

她又把花架綴上我襟前；

哦，好像開到我心田！

番茉莉，你渲染了詩的迴憶，

也像瘡疤般深刻了別離。

我躲到這番邦算也遙遠呀，

你開遍了庭園算也熱鬧呀，

你越熱鬧我越傷心也算了呀，

却惱你帶來她的假消息！

X X X X

番石榴，這番邦怎也遍地有？

我忘記這是你老家，

却惱你老早在祖國結果！

當果熟初秋，

我倆偏愛把果兒袖。

我把果肉送進她唇邊，

她又把果肉送回我口前；

哦，好像嚼透她香涎！

番石榴，你明朗了夢的尋求，

也像苦酒般加濃了難受。

我躲到這番邦算也遙遠呀，
你排遍了菓攤算也熱鬧呀，
你越熱鬧我越傷心也算了呀，
却惱你帶來她的空溫柔！

第二個夢鄉

山月在天

今夜的月，可似那夜的亮？

好像今夜的月格外的亮，

却照不清那一個人的幻臉。

我獨望着月色默想：

你呀可在遙遠的地方，

留戀第二個月亮？

X X X X

今夜的花，可似那夜的香？

好像今夜的花格外的香，

却招不來那一個人的共賞。

我獨對着花枝默想：

你呀可在遙遠的地方，

愛上第二種花香？

X X X X

今夜的夢，可似那夜的甜？

好像今夜的夢不見得甜，

總夢不到那一個人來團圓。

我獨溫着殘夢默想：

你呀可在遙遠的地方，

走進第二個夢鄉？

再不會來了——

門外咯咯的聲音來了，莫不是你來時的足音？
歡欣地跳着前去開門迎接，誰料開了門兒却見不到你的踪影。

難道你又是躲着和我開玩笑？讓我等着急得不知怎樣是好；
我有着無數的數學難題等着和你商討呵！
難道你和我訂下的諾言又忘了？

門外咯咯的聲音來了，莫不是你來時的足音？
這次我不敢前去把門打開，我知道就是打開也是徒然空跑……
你……再，再不會來了，我猛然記起昨天的事情，
你對我生氣走了，你走了——再不會來了！

回頭——

一朵花兒開了，那是迎着一個美好的日子降臨；
一朵花兒笑了，那是你悄悄地來了。

像初陽般的地，這個回頭誰個會料到呵？
連我昨夜夢裏還夢着你沉湎着不能自拔；
誰更會料到今晨會來得這樣早，且又句句對我說着懺悔的話兒，
着實令我感到出乎意料。

今晨我有了至頂的愉快，那是因為你已經不再沉湎於煙、酒、賭了，
你啊！一棵受過風雨磨折的嫩芽，將又再次生長了。

你看看！一朵花兒為你開了，也對你笑了；
爲了你重有一個美好而又新生的日子。

日子——

日子像流水般永遠不息地溜過去，每次溜去的日子都帶着狂笑歡舞；
好似在慶祝那些能守着日子的人兒，利用日子創造出美好的花朵與抒寫出他們生命裏美好的戀歌。

日子像流水般永遠不息地溜過去，每次溜去的日子都帶着狂笑歡舞；
好似在警惕那些不能守着日子的人兒，將跟着日子的溜過而逝去，
像殘花枯葉一樣地變作塵泥。

夢原集

雲懷黃

日子像流水般永遠不息地溜過去，每次溜去的日子都帶着狂笑歡舞；
好似在慶祝那些能守着日子的人兒，利用日子創造出美好的花朵與抒寫出他們生命裏美好的戀歌。

最後的一年

· 譯 綺 莊 ·



——這是敘述一個年輕的母親，在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結束時，如何利用這最後僅餘的歲月，來安頓她的十個兒女的動人故事——

在紐約城外的一個小鎮裏，魏斯和他的家人，一向在租來的一間僅有三個房間的小屋子裏居住着。

魏斯是個好好先生，不幸却患上了骨節炎而成殘廢。魏斯夫人呢，是一個賢慧而多產的母親，在她三十三歲的那一年，她的第十個孩子樹芬又誕生了。

她躺在醫院裏，發覺自己的左胸上有一小粒瘤形似的東西，但她並沒有告訴醫生。她只告訴丈夫說：「我想它僅是由於皮膚的敏感性而生的小瘤而已，等回家後自然會好的。」五天後，魏斯夫人回家了，她得照顧着剛生的嬰兒，她的丈夫，和其他的九個子女。日子平淡地過去，在樹芬產後的十個月，魏斯夫人的胸瘤漸漸大起來。經過醫生診斷的結果，認為這是毒瘤（Cancer），但似乎還只是局部性的。於是，在進院把這瘤割去了以後，魏斯夫人安心地回到家裏，她相信再沒有什麼該要顧慮的了。

然而，事情却非人們所能逆料。就在翌年，魏斯的一家，完全陷在激烈的生之掙扎中，魏斯的骨節炎，迫使他臥床幾個星期，家中的積儲，因而耗用殆盡。春末，魏斯夫人又得施

行第二次的手術，她的毒瘤越發蔓延了。醫生告訴她，這回，她僅能有幾個月的壽命，最多也只有一年。

對於這樣不幸的命運，魏斯夫人表面還是淡薄置之，既不怨艾，也沒有哭泣。可是，剩下的孩子們又怎樣呢？

她後來告訴她的牧師說：「有一晚，我正在為樹芬洗澡的時候，這個問題又在我的腦海中湧現。我真不想想到我的孩子們以後要活在孤兒院裏。突然，一份奇異的感召喚醒了我，於是，我便明白自己該怎樣做了。在這個世界裏，不是還有很多善良的人們，他們儘有可愛的家庭，來收容我這班孩子嗎？我必須趁在生的時候，親自為他們找尋可以安居的處所。」魏斯夫人雖然常為她的孩子們講讀聖經，但她本身却不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可是，在她生命將盡的刹那，在她心情的極端痛苦中，就在那一天夜裏，她深深地對上帝信服了，她接受了神明的指引。

如今，魏斯先生幾乎是全部殘廢了，他無可奈何地只好同意他妻子建議的計劃。

兩三個星期後，魏斯夫人把這件事向她的每個孩子解釋了。「我們每人將有個新的家庭」，她撫摸着還不到五歲的女兒依萊說：「我因為要上天堂去和耶穌作伴，再不能照顧你們了，但我會為你們每一個人另找新的媽媽，她會和我一樣地疼愛你們的。」

事情迅速地傳播，大家都知道有十個有美麗頭髮的可愛孩童待領。當這件事情在本地的報章刊出以後，魏斯的家門登時就來了一大堆訪客，不過，魏斯和他的妻子並不隨意就把孩子分送出去，魏斯夫人還嚴格地把重要的幾點草擬了個表格，用來審別這些欲來領取兒女的客人：——①你願意幫助孩子和他的兄弟姊妹們保持聯絡嗎？②你有穩定的入息嗎？③你的婚姻生活愉快嗎？④你重視兒女的教育嗎？⑤你去教堂嗎？如果這幾個條件都吻合了，這才

讓他們帶領孩子去住上幾天，然後，等孩子回家了，魏斯夫人再探詢孩子們的意見。

「我知道這樣處理是不大可靠的，但我却只能按照孩子的話去做了。」她解釋着說：「何況，對這種事情，我總以為孩子是有他們天賦的本能的。有一次，我的三歲兒子樹強說，他不願和那個女人住在一起，因為她不准他叫喊，甚至連一點點小呼聲都不可以，我覺得他是對的，小孩子怎能叫他一點也不吵呢。」

嬰兒樹芬第一個被送出去了。承嗣他的是——一對住在離鎮不遠的年青農戶夫婦，當他們把他抱去的時候，魏斯夫人感到一陣劇痛，她的眼眶潤濕了。他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呢！

當樹芬去了以後，幾個小弟兄姊妹們，即時就來了個家庭會議。大姊姊依倩，被推選為會長，他們議決暫由他們來替代母親操持大部份的家務。

這羣天真的小男女，初時還以為是媽媽故意說着玩的，等到看見小弟弟真的走了，這才感到驚駭。但，他們並沒有哭嚷，只是彼此商量可能做些什麼使媽媽感到快樂的事情。

十一歲的女兒依文也很懂事了。她說：「我知道媽媽是很想能夠和我們一起過日子的，她照管小弟弟已經很忙，我們的時間，又要來料理我們，我明白她是非常辛苦的，但她却從不把她的感受讓我們知道。」

隨着樹芬之後的，小依萊第二個被領走了。她的繼父是一位在大學任教化學的基利福教授。他和他的妻子羅曼已經嗣養了一個名叫查利的六歲兒子，如今，和五歲的依萊一起，正好是一對理想的兄妹。而魏斯夫人在未婚前，原担任過一年的教席，因而也就特別喜歡這位教授了。

就在聖誕節的前一月，依萊拿着一件她家裏的紀念物——一個用舊燈泡和竹鹽用的盒子製成的聖誕老人，依依地離開了她父母的家。胡佛烈夫婦——一個牧場的工人，他們原

替人撫養了六個孩子，但還想收養個乾兒。當他們抵達魏斯家的時候，一時真不知要選哪一個的好。因為他們全都那麼可愛，尤其是依文，她那種愉快的氣質，特別使來訪的客人感到歡悅。最後，胡佛烈夫婦選取了依文。

這個小姑娘的意思怎樣呢？她是有權自己斟酌的。她在他們的牧場渡過了三個週末。她高興極了！因為，他們贈給了她一隻有斑點的小牛。

回家時，她告訴她的媽媽，說坐在他們那個滿灑着太陽的大廚房裏刺繡真是有趣。

「那麼妳歡喜回到那裏去居住嗎？」當母親這樣溫柔地詢問的時候，她使勁地點着頭。

於是，半月後，胡佛烈夫婦正式收養了依文。臨別時，魏斯夫人送給她女兒一條未繡完的圍巾，叮嚀着：「乖乖地做個好女孩，一如妳平素在家時一樣呀！」

領嗣依理的，是一對很樂天的夫婦，他們已經有了三個長成的兒子，而且還是做着祖父母了。這個依理的新父，有着一份很好的職業，同時，還兼營着一個他自己開設的農場，他們原有個女兒，不幸像依理那樣年紀的時候，就死去了，因之，他們就想另找一個孩子來延續這份寵愛。

流光逝水，萬木蕭蕭，冬更深了。依情、依敏、依慧、樹強、樹人、樹智，這幾個孩子，迄還未尋到可以安頓的人家。

隨着時日的奔馳，魏斯夫人的病症，也日漸加劇了。她的身體不斷的感到疼痛，可是，她仍舊不肯降低了她選擇的條件。曾經有一對有錢的夫妻，想來領取一個兒子，只為他們不大重視兒女的教育，被魏斯夫人一口推却了。還有另一對環境相當富裕的夫婦，他們坐着一輛華美的新車子來的，也同樣被拒絕了。她向她的兒女說：「她們想來領取樹人的，但，我們要攔截了他一切過往的關係，甚至連他受洗時所取的小名，也要改掉，這怎麼可以呢！」

她停了停，然後繼續下去：「不過，你們用不着擔心，我一定為你們找到個好家庭的。」

不久，大女兒依情，終於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了。她的義父湯馬士，住在鎮外二百里，是城裏一個頗負盛名的建築商。當他陪同他妻子來到魏家的時候，她們一眼就看了依情，他們覺得依情是個可愛的姑娘，而且，剛好是他們所喜愛的年紀。

這一來，這個品格已經定型的魏家最大女孩子湯魏依情，環境上遂有了極大的轉變。多年來，她生活在困苦的邊緣，從此，却過着另一種安逸逸樂的生活。而今，她正好是個標準的妙齡少女，加之，生性聰慧，雖然她因為母親的病，停學了一年，然而，在她所就讀的學校裏，她的成績始終是全班之冠。

湯馬士夫婦得到這樣一個好女兒，可真開心極了，他們熱心地開始在他們的隣居與及朋友的圈子裏，為魏家的其餘孩子們，物色家庭。果然，一星期後，依敏、依慧、樹強，都獲得一個可以安頓的家了。

幾天後，樹人也走了。他的養父是個查學師，養母是個教員。

魏斯夫人傷心地倚立門間，兩個乾澀的眼睛，一直守望着這逐漸遠離的人影——她只睜下最後的一個孩子，其他的都永遠離開她了！

這回，她沒有哭，她已經沒有了眼淚！

最後剩下的，是六歲的兒子樹智。對於他，魏斯夫人只有聽從教會慈善機關的處置了。「他們都說樹智是有癩病的，就算我要告訴他們，樹智是多麼可愛，又有什麼用呢？誰願意冒險來肩負這一份重担啊！」魏斯夫人承認希望徒然是多餘的了。

就在下個星期，她把樹智安放在一間專治身體殘缺的兒童醫院裏。

春天來了！魏斯夫人明白自己的生命將抵盡頭了，忽然，她興起了一份深沉的願望，她要再去看看她的兒女最後一次。於是，她顧不了

醫生和丈夫的反對，提了個小行囊，踏上巴士車，就開始這份旅程。

魏斯夫人在病中的跋涉遠行是不容易的，但她對這次的探訪，却做得極端的愉快。在那九個新的家中，似乎感覺一切都來得滿意。她輕快的態度，就好像是一個姑母去探望她的姪兒們一樣。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魏斯夫人終於永離塵世了！臨終前的數小時，她領洗的時候，她平靜安詳地對她的牧師說：「我的家已經處置得很好了。」

在那年夏天，樹人的義父母要搬到加省去居住了，行前，他們先帶樹人去向他的姊妹們一一道別，當他去到那所兒童醫院和樹智告辭的時候，樹智天真地問：「為什麼我沒有一個新的媽媽呢？」沒有人回答他。但當樹人的義父母回到了家，夫妻倆對着晚飯都無法下咽，他們只是默默地坐在飯桌前呆坐着，彼此直視着，剛才這回事。

一陣沉默，男的先開口了：「我們那種想法是多麼可恥，他着實是個漂亮可愛的小孩啊！」

在旁的妻子，也慢慢地說話了：「癩病的起因，是由於頭腦上所受的某種傷害，不是嗎？這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到的，如果我們自己也有了這樣的一個孩子，誰敢說他是永遠不能醫好呢。」

當他們和樹人起程赴加省時，他們帶樹智同行，他們正式收養樹智為合法的兒子。

現在，樹智的癩病日漸輕緩，而且也不常發作了，按醫生說，他這個病有完全復原的希望。這個好消息，很快就傳回到小鎮裏，人們不禁異口同聲地說：「可惜魏斯夫人不能聽到這件事了！」

我們相信魏斯夫人靈魂有知，她自能知曉的。





疚 心

·影寒·

是秋天的氣節了，可是，南國的秋風並不能剝落路旁椰樹的綠葉，只能任意的吹拂着它，發出瑟瑟之聲，像孤獨行人的嘆息，給這條幽靜的碎石路增添了一層寂寞。

雖然，路的兩旁稀稀疏疏的散着一些小門全都虛掩着，住屋，然而，籬芭前

好像在告訴訪客屋裏的主人全出去了，別再費力去推動它，叫它發出沉重的埋怨，驚醒了自然物的酣睡。

只有太陽、秋風，可以像在其他喧囂的地方一樣撒野地、縱情地照耀、吹括。

可是，太陽又往西偏了，椰樹拉着長長底影子懶洋洋的橫躺在碎石路上。

驀地，左旁一間平房的板窗給推開了，窗子的開處，搖晃着一條苗條的身影；繼後，在房門後又閃出了一具輕盈的身影。

「妹妹，又在看什麼啦？快來吃塊甜糕吧。」

「呃，姐姐，這是誰家的？」

「是王林嬌送來的，」姐姐說着便將那盤糕擺在桌上，然後走近窗邊，「今天是我的兒子阿良哥的二周年死忌。」

「姐姐，妳是說葬在路盡頭朝南邊那個在石山下的大墓裏的？」

「傷心極了！那個大墓裏一共葬了六條生命。唉！」

「唉！」

一陣悲慟而深沉的嘆息後，沉默便又緊緊地壓抑住她們。

這時，一陣皮履踩在碎石路上的吱喳聲，由遠而近，劃破了姐妹倆的沉寂。

「妹妹，爸爸就要從石廠回來了；妳瞧，那位孤獨的青年人又來了。」姐姐輕輕地推了一下妹妹說。

「兩年了，不管是晴天還是下雨，總見這位孤獨者走過，而且時間又是那麼準，從沒有早過一分鐘或是遲過一分鐘。」

「看樣子他好像是走向石山下的大墓去的。」

「嗯，說不定那裏面有他的親人呢！」孤獨的青年人慢慢地走過了窗前，直向南邊的石山下走去。

夕陽的絕望而又黯黃的餘暉抹在他那憔悴的臉上；椰樹也在暮色中為他嗚咽。

二

兩年前的今天。

炎烈的太陽雖已收斂起它那炙人肌膚的熱力，可是，先前曾被煎熬過的石塊，却又蒸發出一陣陣令人心悶的熱氣，隨着山風，一縷縷的往上升，消逝在氣層裏。

十來個勞動者，有的脫了上衣坐在蔭涼的大石塊後喘氣，有的却懶洋洋的彎着腰在收拾散在地上的傢什。

「吳測師，炸山的時間過了，那片山頭還是明早炸吧。」

黃工頭一邊以那頂破絨帽當扇子在揮動，一邊向測量師建議。

「炸藥埋好了嗎？」

「好了；只是時間……怕不妥當罷。」黃工頭好像預知將有什麼悲劇在醞釀着。

「那麼，就炸了罷，這是最後一次了，明天我們都要到山北去。」

當 伙 記

申 敏

父母親年老失業，而弟妹又多，繼續讀書下去，簡直辦不到，因此，我便當了兩年伙記。

第一年，得了朋友的介紹，把我領到××雜貨行打工。這間店的店主，年紀大約在五六十歲左右，滿面皺紋，頭髮花白，人倒很和藹。我和他講定了工錢之後，便和其他同伴幹起工作來。工作不很辛苦，只是賣些餅乾，日用品，罐頭食品。因為這間雜貨店，也有米牌禮申；賣米是店裏的大宗生意，每天至少要賣去三包米，所以我們這一幫伙記們，整天忙着送米。送米倒不打緊，然而要逐家逐家去找門牌號數，却很苦惱，有時半點鐘也找不着，弄得氣喘如牛；回到店裏又要受店主的責罵。

打工沒有在家裏那麼自由自在。每天必到下午九時多才沖涼，沖畢喫飯，餘下時間，有的上床擁被就睡，有的却鬧起方城戰來，匹卜匹卜，不絕於耳。每每弄到晚上十一時才關上眼睛。而早上六時就起牀應市，所以總感到睡眠不足。

我為了不使舊時的功課荒廢之故，所以有時間也拿出舊書來溫習。本來在讀書的時候，我是常常練習寫作的，然而現在在工作纏身，時間緊迫，也無暇多寫了。別人方城戰停了，我才重新開燈寫稿，房子悶得很大，蚊又多，文思苦苦未至，偶而思潮湧到，正欲提筆書寫，又給隔壁哇：哇：的孩子哭喊聲打斷了。

在此，我要介紹一下我那位老闖娘，她的外表，看來似乎很富貴端方的樣子，然而她的內心却是吝嗇之極。每天早晨，她頂多從櫃裏拿出塊多錢散銀，到巴利買幾條豆角和鮮魚仔，再在店裏揀幾條鹹魚仔，便算是一天的菜了。兩個月也

逢不到她買一斤豬肉送湯。

有一天，因為第二天就是大日子，賣香寶紙燭可以賺一筆錢，老闖隔天就購了兩三包寶紙，

移去。

「吳測師，我看……」
「黃工頭，現在不過只超過了兩分鐘，不會有什麼湊巧的事發生的。」吳測師拍拍黃工頭的左肩，然後一道走向炸藥控制站。

黃工頭的心裏雖然老是不安定，像有什麼別扭攪擾着他，但爲了上司的意思也就只好悶着了。

「來來來！你們大家各自小心，我們現在要作最後一次爆炸。」黃工頭提高嗓子喊着；一手按着炸藥的控制扭，一手向伙伴們揮手示意。

「按！」吳測師坐在石塊上，毅然地下了最後一道命令。接着黃工頭便是一按。

就在這一瞬間，山頭上的矮青叢裏，忽然閃出六條人影，其中一個高個子的向山下的夥伴揮動着右手：

「吳測師！等一會兒，我們一道去吃晚飯！」

山頭上突然出現的人影。可真把山下的人嚇呆了，大家都提高聲音大喊，並且揮手叫他們趕緊退回去。

「阿良！快往後退！山石要崩下來了。快！快！」

吳測師急得像一匹野馬，立刻從石塊上跳起來，咆哮着。

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夥伴們的呼叫聲尚未傳到山頂上時，那轟然的巨响已經震裂了山壁，繼之，便是一陣石塊從山上滾下來的嘩啦嘩啦聲。站在山頭上的六條人影，也隨着聲響被一片灰白色的石塵蒙蔽了。

這時候，吳測師簡直變成了一頭瘋牛，他顧不了石塊還從山壁滾下來，顧不了刺眼的石塵，更顧不了黃工頭在後面的呼喚，他只一味向山脚下奔去；「阿良！阿良……」

石塊停止往下滾了，石塵也漸漸稀薄了，工人們才以鋼條鏟將壓在人身上的石塊

移去。

「快！快！你們快去找醫生！」吳測師抱着阿良滿是血跡的身軀，一邊向公司間跑，一邊像野馬般嘶叫着。

「吳測師，林醫生剛好下坡去了，只有陳助手還在。」黃工頭氣吁吁地拉着林醫生的助手截住吳測師的去路。

吳測師沒有回答，抱着阿良坐在地上，臉上起了一陣陣的痙攣，急切地注視着陳助手，好像一位犯了罪的人，跪在聖壇上，凝望着聖像一般。

陳助手按了按阿良左手上的脈門，然後搖搖頭說：

「吳測師，他已經完了。」

「不！不！你胡說！他不會死的，他不會死的！」

「吳測師，冷靜點罷，陳助手的話不會錯的。」

「滾開！你們都是飯桶！阿良沒有死，我要去找個好醫生！」

他失却了理性，眼睛發出可怖的光焰，嚴如一隻躲在荒郊裏的野狗的綠眼。

三

「妹妹，你看那孤獨的青年人又走回來了。」

「嗯。可是，他要走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呢？」妹妹天真地問。

「這個……只好去問上帝了。」

「姐姐！我們可以去告訴他：那是死人的墓，怪可怕的。」

「他不會想知道的。」

最後的一朵晚霞，也被暮色吞嚥了，她們只好望着那孤獨的影子在碎石路的進口消逝，並擲予一聲深長的嘆息！

吩咐我們把寶疊起來，遇到破碎的寶就可以不要。

我們便依照他的話做，一連疊了兩個鐘頭，破碎的便丟在地上，預備燒掉。

這時老闆娘從廚房捧着一碗飼料，大概去餵她的狗，一看見地上滿散着碎寶，就劈起銅鑼臉來：「啊呀，你們這些伙記，胆子可不小，這樣好的寶，爲何丟棄？」說完雙眼碌碌的直轉。我們便把原由一一告知，但是她不信，老是說我們有意破壞，我們個個都被氣得目瞪口呆。

老闆聞聲而出，問明原由，知道自己妻子不對，就用說話制服她。可是這個「馬依柔」却指着自已老公說他有意偏護伙記，並且污言百出，足足鬧了兩個鐘頭才停息。

自此，老闆娘對我們更加憎恨，飯也懶得煮給我們喫，而且常常無事找事地找我們的麻煩。不久，我便離開了那間店。

朋友張君，因上埠工作，辭去了他原來做的工廠的職務。他可憐我的處境，便把我介紹到那間工廠去。

做機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做機工的人，滿臉孔，衣褲，都染着油污。最可惡的是，弄過汽車機器的手除了用火水洗，怎樣都洗不乾淨，指甲裏常常藏着一層層污漬，和人家握手，至爲不清潔。做機工的還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如果遇到來修理的汽車車底螺絲釘脫了，要裝上一枚，那就苦煞了。「螺絲巴」稍爲動了一下車底塵埃就紛紛灑下來，躺在車下面的我們，雙眼就大受其禍了。

我做工的那間廠附近，同樣的工廠林立。工作忙的時候，汽車大擺其龍蛇陣，我們趕到深夜還趕不完。有時碰到車行走衰運，連一輛汽車的鬼影也不見，同事們唯坐着閒談度日。

現在我的家庭經濟狀況

況稍爲好轉，我又從新踏回校門。這兩年的生活可說是我的一段寶貴的人生經驗。



這兒比不得故鄉，沒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田園風味，但一旦飄然引去，却仍懷着相當分量的鄉土之戀。

× 想來還是苦了這顆心。誦昔人「心如墜絮沾泥懶」之句，這一佔有相當分量的鄉土之戀，如果必須入骨的話，也祇有此生才能安排得了。

× 歲月盡從忙事過，家園幾向夢中迷，此時此地要追問個人的心境，又恍佛寧肯懶作不沾泥的墜絮。

× 陡然想起了漢武帝的「秋風辭」，所謂「懽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輒不禁悲從中來，設想到「百年歲月催蓬鬢」所應有的感傷。

× 倘得一杯在手，當可約略澆息我故國之思。想來我應有「綠酒莫遲今日醉」的胆識，無奈酒是我心裏的禁果，爲了生活得較健康，我打消了借酒澆愁的念頭，下意識地，「萬里風煙接素秋」的境界，廓清了我正在迷茫中的視野。

× 杜工部曾有「百年世事不勝悲」的名句，却正是對冷落情懷的一種打診。

× 然而世事又無如吃飯難，如果領略了箇中苦味，自當以嗟來之食最難下咽，更益以國破家亡的眼前景況，才覺得餓死果真是小事。

× 秋夜，月照中庭，繚綿的音樂旋律，「一聲聲入客心愁」，我又一次犯禁，作了「不入流」的詞人，寫下這首感懷的詞：

× 烟霧驚秋暮，恨韶光催人老大，又過三五。花外流鶯傷往事，到處城狐社鼠，怎禁得狂風驟雨。試倚闌干回首望，但哀鴻遍野無從數。心欲碎，向誰訴？

× 夢中怕聽鶯語，正江南疏星殘月，飢鳥啼樹。縱使河山新似錦，應給炎黃兒女，以生活、安全、民主。萬里南來無一用，算人間事，事都如許。千百計，不如去。（調寄「金縷曲」）

× 當初沒想到，現在果真要去了。果真要去，便有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惜別之感，丟不下那麼多又那麼濃重的友情。附帶在遺鄉土之戀上的，就是這些深厚的友情。友情可說是我七

可憐明日又天涯

會鐵忱

年來在此「杭育」所得到的主要收穫。我當珍惜它，永遠珍惜它。

× 使我分外珍惜的一份友情，便是宗兄心影先生在百忙中送給我們的一首律詩，現在抄在下面：

× 八年同事君知我，星島論壇我憶君。
月暈共知風信急，海寒得見日華分。
春風長伴天涯客，秋雨遙添海角樽。
此別雲程三萬里，何時沽酒再論文。

× 心影先生是篤學君子，又是渾樸詩人，這首詩是不同凡響的送別詩，增加了我另一種惜別的沉重的心情。

× 另一鄉兄唐子光（承慶）先生，原是小兒昭谷的業師，三年來多有過從，他確然是一位家學淵源的奇士，前承送我一首詩，已收入他新近出版的「隨齋詩稿」中。他知道我們快要去了，連夜再寫一首詩贈別：識荆南鳥纜三載，月下飛觴曾幾何。每想偷閒親教益，殊知送別賦離歌。新編力就雄心遂，舊地雙遊逸趣多。寄語莫忘肩重任，乃師仍自愧蹉跎。

× 子光先生詩多性靈之作，此詩尤情見乎詞，令我感懷無既。詩第五句云云，大約聽了小型報的話，說我將搞什麼著作，見愛之深如此可見。我祇好抄元人魏太初的兩句詞：「自覺空疏成底事，愛君文雅吾平昔」以謝。最後兩句是給他的，愈使那小子要奮勉了。

× 寫到此，我又想起了魏太初的名句：「離愁一似年時節」。
× 真的轉瞬又是一年了，「春入梅花又一年」，便是另一種情景。可是，「干戈滿地，甚處用儒雅風騷？」（元人楊叔能句）我也不免有歸耕之想。

× 恰好易君左先生寄給我一幅法書聯對，寫的是我生平最喜愛的集句：江湖萬里水雲濶，草木一溪文字香。

× 閉目凝思，便是一幅美麗的畫圖，加以易先生的書法，遒勁而兼嫵媚，益復使人振奮。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友情！

× 此一去！將在海上渡我恩賜的假期，仰視萬里長空，俯聽千頃怒濤，我必有所感觸，定將陸續寫寄，報導我的行脚。

一九五六年歲尾稿於新加坡



司南馬散記

——野奔馬司——

綿亙起伏的丘陵，陰鬱蒼翠的森林，密密麻麻的橡園椰圃，環繞着這個孤單寂寞的山城——司南馬。

這山城座落在北吡叻和南吉打毗鄰的地方，偏僻冷落異常。那條離山城不遠的緩慢彎曲的巴邑河，便是兩州分界的界河，河上跨着一座十多丈長的木板橋，便是通吉打司南馬西嶺居林等地的唯一孔道。此外還有一條通往太平及巴眼色海的公路，每天都有紅色公共汽車按時川行。羣山環抱着的山城，既沒有火車輪船的聯絡，又不是交通要道，很少過路的車輛；一切的交通，全靠那兩條公路來維繫，多少輛巴士、囉哩、德士、私家車，簡直可以數出來，其交通發達與否可想而知。

據說，司南馬自開埠至今，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了。那當兒，樹膠還不是主要的產物，把華人吸引到這兒來的，倒是那馬來人種植的檳榔。從老年人的口中，我們知道數十年前的山城，根本就無所謂街道公路，只有牛車路和太平聯絡而已。（附近的小村鎮，那時還沒有踪跡呢。）華人的數目，稀疏無幾；生活情形，我們自然很容易想像得到了。雖然，悠長的歲月在人們的遺忘中溜過去了，然而，地理環境限制了人們的發展；直到今天，這古老的山城仍然是個有着生命的疲憊的小鎮，怎不令人有太深長的感慨呵！……

雖然，離開司南馬已經有着好幾個年頭了，但是，這山城的印象，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心底版上。提起了筆，憑着記憶，我很容易就把這山城簡單的輪廓描繪在紙上。……

從東到西是一條略帶彎斜的大街，由南到北交叉着一條橫街。大街兩旁有巨大無比的路樹，枝葉茂盛，綠蔭蔽街，街邊兩排二層的磚瓦屋，

倒也整齊美觀；只可惜日本時代被人縱火燒毀了一大半，如今只零落地建起了好些木板搭成的房屋，其餘大部分仍是一片野草叢生的廢墟，看了不免有淒涼的感覺。這條大街說不上什麼市容，雖然這兒就是商業的中心區，每間店都經營着生意。從洋貨布疋到雜貨土產，從脚車鐘錶到咖啡酒吧，再從裁縫鑲鑽到藥材理髮，可以說是應有盡有的；其他如金鋪、當舖、收音機、照相館等等，也有存在。橫街倒沒有什麼店舖，只有零零落落的幾間民房。

從表面上看來，司南馬當然是個彈丸小埠，但實際上，這兒倒有許多現代化的建設。發電廠、蓄水池、郵局、地方法庭、警察局、軍營、醫局、政府公署、旅館、巴利、戲院、學校、回教堂等，擺設在這山城的四周，無形中也使這山城的畫面充實整齊了起來。

司南馬是個縣，管轄着好幾個附近的小地方；把這幅山城的畫面擴大，我可以把那些「小衛星」添進裏面去——向着明地理律北上三哩路左右，是拉都板影；一條筆直的大街，兩排二層的木板屋；在街場四周，現在圍繞着一道鐵絲網，柵內建着好些簡陋的民房，住着許多從附近各角落搬來的勞苦工人。再從拉都板影北上三哩多遠，便是上司南馬，那兒住着一小部份的華人，四周現在是沒有華人居住了。然後，順着太平公路走五哩左右，又有一個新邦，也住着一小部份的華人。至於巴邑河對岸的吉打司南馬，雖然和這山城有着息息相關的關係，行政上却不是屬於司南馬管轄的了。在溝通這些「小衛星」的公路上，川行着一些定時的車輛，那就是屬於紅色公共汽車公司及藍帶汽車公司的巴士車了。

司南馬不是個富庶的地方，沒有什麼特產。樹膠是大部分人賴以爲生的產物，同時也是唯一大宗的輸出品。這兒沒有大園丘，華人所擁有的膠園，大都僱用着華籍工人。其他的生產者，就是印度人和一些在耕作之餘把割膠當副業的馬來

人。其次，錫米也略有開採。除此之外，木材、椰子、檳榔、榴槤生菓等，也有出產；不過，這些產物大都是只够自供自給而已，銷到外面去的數量，是不會很大的。

這兒輸出品是少的，而輸入品却是這麼的多；從吃的米糧到穿的衣布，從住行的器具到日常生活用品，幾乎沒有一樣不是從外地輸進來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須靠着一種樹膠的代價去換取多種的生活經費，手頭銀錢的盈餘，是不會很多的了。所以，這兒的經濟情況，說來非常簡單，人們生活水準高低或經濟能力的強弱，全靠膠價的漲落而決定；於是山城的繁榮冷落，全受着膠價起伏而變換；很難用人力去勉強維持。

司南馬住着好幾千的華人，其中以客人居多，廣府人，福建人次之；街上最流行的自然是客話，甚至這兒的國語也走了腔，帶着很重的客音，因爲國語和客話原來也差不多。

這兒的工人，大多數是以割膠爲生。在一九五三年以前，這些工人都散居在馬來人的甘榜裏，一向倒也相安無事，過着自由安閒的生活；但自移民法令實施以後，這些工人被迫搬進了狹隘的鐵絲網裏。每天早上六時過後，柵門一開，大羣的工人便抱着焦急熱切的心情，蜂湧而出；他們不准攜帶任何食物，只準喝白開水或咖啡烏。他們須挨餓到下午二、三時後才回到家裏，生活的勞苦，是可以想像到的。

做生意的商人，生活不論如何，總要比工人清閒舒適些的。在街上，那些做生意的人，不管出頭家或估俚，終日都穿得乾乾淨淨的，既不必出勞力，又不必受日晒雨淋的苦，看去挺寫意的；因此，這兒的人都有這麼一個觀念，就是兒子要讀書，讀了書之後才可以做生意，吃一口清閒飯。除此之外，他們似乎是沒有什麼大理想大志願了。在南洋這商業社會裏，這種思想，當然是最普通不過的了；只可惜在這個年頭，連做生意也不容易呢。

司南馬是真正的山城，這兒的居民，當然也

晦

夕

行

聆木端

霏微雨夜我愛孤獨步行
克利福碼頭裏迎風小立
遠眺無星和月波紋的海
鐘樓敲動翻騰失意的心

沿着伸向天邊的海岸線
蹣跚遲步愁看小舟片片
幾點奎龍漁火閃亮黯空
一聲輕嘶我問是否海燕

斯丹福路上我再三躑躅
街燈的影下有淑女眼踪
抽出一枝鴻運輕問借火
讓我陪伴有個美麗夜夢

第一次我聽到夜鶯吟唱
微微地搖首低聲地謝絕
「夜遊勇士會感到花殘凋
抑嫌輕盈體態欠缺窈窕」

我無意蹂躪枯零的胴體
沒有言語塞與僅有紙幣
心如鉛重憂鬱沉沉下落
微風絲雨掠髮太感酸淒

面轉無盡悠長黯黑的路
又一次快步遠離傷心城
教堂飄渺送來聲聲晚禱
望縹紗裏劇院輝眩虹霓

過着山地居民特有的生活，這種生活的特徵就是勤儉、淳樸、安寧……這兒沒有奢侈靡爛的風氣，很少物質的誘惑，也沒有世紀末情調的刺激，黑社會的陷阱和騙局，比起大都市來，這兒要健康清潔得多了。這兒有清靜幽美的水喉山，也有平坦宜人的足球場，確是散步消遣的好去處，但是沒有人會利用它。多數的人，閒暇的時候，男的甘願撓幾圈麻雀，女的會三五人聚集在一起，說天談地，講古道今，倒也津津有味，經久不厭。市上有間戲院，每日都有放映，但除了是好片子，看的人不多。近來常有歌星舞團之類到這兒表演，頗受人歡迎，但願小市民不會沾染上大都市的色情惡習才好。

山城裏的人，老實敦厚，人情味極深，走在街上，十個人之中有六七個人是相熟的，大家互相招呼，極其友善。決不像大都市裏，街上熙熙攘攘的，儘是些綳緊面孔，各懷心事的市儈，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都被金錢所冰凍了。

司南馬的教育，很是發達，這兒的華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而且深深地愛着中國固有的文化。這兒沒有英校，讀英文書的人雖是佔着特殊的地位，數目倒是寥寥無幾。唯一的志成學校，創立自今有卅多年的歷史了。總校校舍堂皇，設備完善，並且有三間分校設在上司南馬，拉都板影及新邦三個地方，學生人數共六百人左右。

地處偏僻的山城，民風相當閉塞，一切封建思想遺留下來的渣滓，至今仍未洗滌剷除。男婚女嫁多由家長決定，最後加上男女雙方同意的時髦帽子罷了。青年男女搞戀愛的事自然常有發生，不過總不免受到謔言的襲擊。至於迎神奉佛的風俗，也是相當普遍的。……

微雨或晨霧中的山城，有着夢幻的迷茫和幽美，令人深愛；但是，多山多雨，雨季的時候，往往一下便是好幾天的綿雨，簡直令人沉悶得滿身都似發霉。不然，碰到太熱天，微風全無，一股悶熱，却又令人感到窒息的難受。我倒喜歡夜

的山城，即使冷落了一點，却有一種安寧神秘的美。我不能說我不愛這山城，我的許多歡笑和眼淚，都埋葬在這裏的記憶裏了。而且，當我年幼時，我會把一顆懷念的種子，播種在這山城的花園裏；如今，這種子開出了鮮麗的花朵，美麗的花朵渲染了這孤寂的山城，使它在回憶中變得這麼安靜可愛。事實上，現在的山城，多麼冷落寂寞，陰鬱沉悶，再也沒有往日的光彩了。呵，呵，我大概再也不會生活在它的懷抱中了，但它仍存在我的記憶裏。……

(接上第五頁)

而是憑着他們對文學的一股熱愛，以及在岩石上也掙出枝芽的力量，抬起頭來的。青年們，你們是否有這樣的熱愛，這樣的原動力，願為偉大的文學，與風雨聲中到來的明天而獻身的心理。生活像一片浩瀚的海洋，海洋上震蕩着無垠的綠波，在綠波的下面有森林，有暗礁，有火燒的擎熱在地壳上震顫着。如果我們滿足，或止於模仿，那麼我們只能掬起一團飄浮着的水草木片，或者撿給一些沙灘上的貝壳，此外什麼也不能得到了。

二、加緊戲劇的創作：在馬華文壇上，詩與小說可說已有了略具形態的創作，但是在戲劇方面却依然貧乏而蒼白。戲劇因為可以演出，它比詩和小說更易於推廣到不識字的廣大膠民之間。所以對待戲劇的創作，簡直不是不應忽視，而是應該積極努力了。

三、在以往馬華寫作界，還是自己搞自己的，與馬亞文藝界，馬印文藝界缺乏積極的聯繫。馬亞與馬印的文藝在近幾年來也一定是大步向前的，我們不知道，因為沒有人去做了他們的聯繫，至少應做到，把馬亞與馬印的文學翻譯到馬華文學中來，也把馬華文學介紹到馬亞與馬印文學中去。文學上的結合與溝通，應該是三大民族增進了解的第一步吧！

留聲機『風塵』小說

司徒克

近來讀書的範圍越來越窄，非文藝性質的書幾乎不看，文藝方面的書，大都是看小說，小說方面，又大都是看翻譯的，創作小說方面，只有朋友們常常提起的，才找來看看，至於在雜誌上和報紙副刊上發表而尚未成集的，照例是不大看的。最近有幾位朋友提起「蕉風」，說是全馬唯一能按期出版的文藝刊物，而且在改版之後（從第十九期起），內容方面的確進步不少，每期都有幾篇小說，不妨找來看看。這時恰好想換一換口味，便托朋友找來改版之後的幾期「蕉風」，一眼看來，編排印刷方面的確不壞。

一個星期之後，替我找來「蕉風」的朋友又來聊天，這時我已經把八本（十九至二十六期）「蕉風」裏的小說看完了，這位朋友便問我有什麼意見，於是就瞎聊起來，朋友便催我寫一篇評論的文章，但若每篇都寫些讀後感，恐怕就要不少字數，而且筆者也不是有閒階級，實在找不出够用的時間，於是只選出六篇小說來談談，那就是江陵的「風塵三女性」和「三兄弟」，李定華的「仙方」和「沉渣」，阿涼的「一個排字女工的日記」，辛生的「爛泥河的嗚咽」，我決定了寫這六篇小說的讀後感，那位朋友又告訴我一些有關作者的話，原來江陵並不是馬華文壇的新人，而是早已聞名的作家白帶，我早已看過他的兩本小說集「四姨太」和「小人物的悲喜劇」。另一位作者李定華，聽說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說集「永遠的期待」，以後也想找來看看。後兩篇小說的作者，據說都是該刊主編方天的筆名，他也出版過兩本書，一本是寓言劇「黃鸝和杜鵑」，一本是小說集「一朵小紅花」。

江陵的「風塵三女性」是寫三個從香港來馬來亞獻唱的歌女，由於這三個女人的年齡和個性不同，在馬來亞就有不同的遭遇。年紀大一點的藍金鶯，爲了曾經作過大官的丈夫和兩個孩子，流落香港，無法生活，才犧牲色相作歌女賣唱，她所操的是「下賤」的職業，但却是一個偉大慈祥的賢妻良母，可惜年紀大了，紅過了時，這次到馬來亞來，却遭受了滿身銅臭的頭家們的當場侮辱，她爲了丈夫和兩兒，只得擦乾眼淚咬緊牙關忍受下去。她那一封好像用血淚寫成的給她孩子們的信，充滿了慈愛，也充滿了深沉的哀傷，任何人讀了都會爲之感動。這一個有着高尚靈魂的女性，使我想起了「罪與罰」裏的妓女索尼亞，肉體雖受摧殘，她的靈魂却是純潔的，這種忍辱負重的自我犧牲精神，豈是安享富貴榮華的行屍走肉所能比得上？至於艷星紅蝴蝶，雖然放蕩不羈，名譽很壞，可是她的俠義心腸

，說明她的本質並不是「壞女人」，她的偷偷摸摸，零售「愛情」，無非是爲了養活家小，當她發現藍金鶯的命運比她更苦的時候，竟暗中寄錢給金鶯的子女，她的錢是犧牲自己的肉體換來的，但却慷慨的幫助和自己一樣苦命的人，有這樣善良本質的女人，能說是「壞女人」麼？那個年紀最輕的白茉莉，還不懂世故，只看見眼前的走紅，沒有看到沒落的老牌歌星藍金鶯就是她將來的榜樣，雖然在小說完篇時，她還是最紅的時候，但讀者自會知道她勢必和藍金鶯一樣，總有沒落的一天，沒有一個犧牲色相撈世界的女人，能逃出這一命運，只是先後不同罷了。

這三個女性，同樣是風塵中可憐的女人，作者以同情的心告訴我們，最「下賤」的女人也有最高尚的靈魂，當人們在歌台、在舞廳、在娼寮尋歡作樂的時候，大約沒有人去注意那些可憐的女人的身世，但每一個出賣色相肉體的女人，都有一篇血淚史，江陵以此爲題材，描寫她們的生活，以及她們的苦痛，是十分動人的。

馬來亞的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商業社會，這是有錢人的世界，尤其是在幾個大城市裏，整日整夜不知有多少人花天酒地爲非作歹，像張來福那樣喜新厭舊，玩弄女人的惡魔，實在多到不可勝數。像年近花甲的大亨丘鐵峇一樣的土霸王，也有的是，一些犧牲色相的歌女，如何能逃出他們的魔掌。何況有不少像歌台班主林大龍那樣的人，口口聲聲說是爲藝術而藝術，實際上是想在歌女身上括龍，別人犧牲的是肉體，他得到的是金錢。丘鐵峇、張來福、單眼七、林大龍這一些人聯成一氣，要吃飯的不幸的女人，豈敢不俯首貼耳，任他們宰割！

江陵在「風塵三女性」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大約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代表惡勢力的丘鐵峇、單眼七之流，一類是代表任人擺佈的弱女子藍金鶯、紅蝴蝶之輩。風塵中的三個可憐的女人，也各有不同的個性。這些正說明作者善於刻劃人物，他不像時下一般小說，只是說了一個故事，他發掘得相當深的，歌女並不像如口頭上所說的是爲了藝術，而是爲了生活，我們在表面上所看到的歌女們的生活，是塗脂抹粉花枝招展，毫無廉耻的和有錢的男人在一起鬼混，而實際上她們的生活是悲慘的，那種強顏歡笑把眼淚藏進肚裏的苦痛，又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呢？江陵在這一篇小說裏剖析了人們所不大留意的真實情況，也具體的反映了馬來亞各大城市的黑暗面，這些都是寫得很成功的。

就江陵所涉及的題材來說，如果發展成一個中篇，將會有更充分的表

現。寫成短篇小說，自然只能抓住幾個場面來描寫，從這三個女性來星之日寫起，中間描寫了藍金鶯的失意，紅蝴蝶的被驅逐，至全篇結束，白茉莉却是如日初昇，正當走紅的時候，然而她走的正是藍金鶯的舊路，將來也會有一天，人老珠黃，不再受人歡迎，這就是出賣姿色的可憐的女人必然的命運！然而最可憐的是一林大龍却又再往香港物色更妖艷的紅歌星南來淘金。」正不知有多少可憐的女人被笑面迎來，結果又被冷面無情趕走，因為馬來亞是這樣一個社會，既然有丘鐵峇、張來福，就得有單眼七、林大龍，風塵中的女性一時還翻不出這些惡魔的掌心。

依照我個人的主觀看來，江陵的「三兄弟」要比「風塵三女性」寫得更好。就題材來說，寫歌女生活，不算新鮮；「三兄弟」的題材更特出。就結構來說，「風塵三女性」像是縮短了的中篇，「三兄弟」的結構就比較嚴密。就人物來說，從「風塵三女性」的故事表面就可瞭解人物的性格，是半面的；「三兄弟」刻劃出了深藏不露的人性，是有深度的。

「三兄弟」是寫老二有仁、老三有義、老四有財三個兄弟，承繼了父親的遺產，按照父親的遺囑，分成四份，有義獨自分得出入口的吉隆坡分行，新加坡總行由寡嫂及有仁有財三公司。有義兢兢業業在吉隆坡經營生意還算不錯。新加坡方面有仁因為手腕圓滑，經營有方，生意很順手，賺了不少錢。但是盈利越多，他的內心越不滿，因為所賺的錢並非全部屬他所有，他得無條件供給寡嫂栽培侄兒，還得供給胡天胡帝不務正業的四弟亂用。於是有了私心，決定另起爐灶，另組公司。從此以後，虧本的生意由舊公司承當，賺錢的生意由他自己的新公司經營。舊公司快到破產的地步，他就通知四弟過去虧欠公司太多，將要超過應得的股份，不准繼續支錢。於是四弟直氣得暴跳如雷，委託律師要求清賬拆股。有義雖從吉隆坡趕來調解，也終於無效。兩弟兄的訴訟結果，有財竟然失敗，一夜之間，從一位花花公子，變成了窮困的小癩三。有仁在勝訴之後，他自己的公司增加資本，擴充業務，財源滾滾而來。後來有財忍不住窮困所迫，時常向有仁借錢，最後採用勒索的手段，帶些小流氓，要向有仁借三萬元，有仁不肯答應。但在一天晚上，有仁被綁架了，有財出面和他的二嫂接洽，結果出了十五萬元，才把有仁贖回來，有財得了錢，便逃得不知去向了。

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江陵這篇小說裏反映的，正是所謂家務事，但他處理得十分自然，把人性中愛財的弱點暴露無遺。當老頭子臨死時，對有仁殷殷囑托，要他好好照顧寡嫂幼侄，要他管教年輕的弟弟，要他們三兄弟同心協力，互助互愛。但老頭子一閉上眼睛，有仁和有財就漸漸成爲仇人，作者分析道：「生長在功利主義商業社會裏的人，平時所接觸到的是錢財，所渴望的是錢財，生存的唯一目的當然也是錢財。」錢財使這個社會裏的人無情無義，江陵一點也沒有誇張。我們再看有仁對他的三弟有義說道：「這年頭賺錢第一要緊，我顧不了人家的閒言冷語！」這是

多麼冷酷的話啊！

這篇小說裏的人物，個個都寫得很出色，有仁的惡毒自私，有財的荒唐胡鬧，尤其寫得成功。有財是他們家庭裏唯一受英文教育的，平時得父兄的庇蔭，甚麼事都不用發愁，所以甚麼事都不懂，年輕好動，有許多富家子弟的壞習性。求學時，只懂得吃喝玩樂，到英校混混日子，只學些富飛的壞榜樣。長大了，成天成夜在外邊賭馬、打撲克，甚且包個舞女在外邊同居。後來居然參加私會黨，整天和一些流氓阿飛喝酒玩女人鬧事。這種年輕人，在新加坡實在多得，江陵很成功的創造了一種典型。寫寡嫂着墨不多，但也活活描畫出一個無知的婦人，整天在家裏計較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遇到重大事故，便沒有分辨是非利害的能力。至於寫有仁在勝訴之後，立刻以貿易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在商場中出現，接着作者說道：「同時，他個人也比以前慷慨得多，熱心社會公益及慈善教育事業，樂捐幾文錢，換得校董及社團主席之類的銜頭。於是不到一年功夫，他不但是一位聞名的股商，而且還是一位僑領。人們在暗地裏縱或難免會罵他是個僑佔兄弟產業起家的「臭人」，但在表面上却無不對他必恭必敬，請他領導「辦社會」。」江陵用一支鋒利的筆，只輕輕的幾句話，就把許多「僑領」的眞面目揭露出來了。

近年來馬華文壇相當熱鬧，但能認眞的從事創作小說，而又寫得在水準以上的，不過三五人而已，在即將過去的一九五六年裏，江陵要算是寫得最多，最有收穫的一位作家了。（上）



麻雀魯巴

受盡敵人
蹂躪的一羣麻
雀，都有點覺
悟了，他們想
：「只有精誠

團結，才能抵抗外侮！蜜蜂，螞蟻，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一隻自命不凡的麻雀，說：「蜜蜂國裏有蜂王，螞蟻國裏有螞蟻王，我們團體裏也應該有一個領袖。」

一隻老麻雀說：「是的呀！不過，我想，只有老成持重的，才能勝任這個職務。」

一隻小麻雀反對說：「不！我們須要一個年少英俊的領袖。」其餘的麻雀，接着發表了許多主張。誰都以爲只有他自己，才配做領袖，誰都不願意服從別人。

爲了領袖問題，麻雀羣裏引起更多的紛爭。所以，直到如今，麻雀們還未能團結一致。



一九五七年來到了，迎接這新的日子，本刊訂了幾點具體的計劃。

首先，爲了發掘優秀的寫作者，以及鼓勵優秀的作品產生，我們在這一年伊始的時候，舉辦一個「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希望愛好文藝的朋友們踴躍的參加。因爲徵文的題材和題目都是不限定的，朋友們可以自由踴躍。居住在鄉村的可以從鄉村的勞作生活中提取素材，居住在都市中亦可以從萬花筒似的紛擾中找到故事，生活的反映，人性的掘發，高山、平原、森林、大海，都是大家行文的對象。我們希望從衆多的創作中，能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焦灼與熱情，看到馬來亞各角落生活的面影；更相信從這次徵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馬來亞的天才！

接着這次徵文之後，我們還準備舉辦劇本徵文比賽及詩徵文比賽，童話及寓言的徵文比賽等。

同時，從今年開始，本社將出版一套蕉風文藝叢書。現在預定是每月出版一本，也許不久的將來，在數量上還可以增加。可以告訴大家，目前頭三個月將出版的書已經決定了，一月份將出版的是江陵的短篇小說集「從黑夜到天明」，二月份的是馬摩西的散文集「集愚集」，三月份的是方天的短篇小說集「爛泥河的嗚咽」。至於其他月份將出版的書，不久亦可預告。

新書預告

集愚集

散文集 馬摩西著

一九五七年二月份出版

爛泥河的嗚咽

短篇小說集 方天著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出版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社發行

蕉風
文藝叢書
之三

蕉風
文藝叢書
之二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離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運繫。筆名聽便。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辦法

本刊爲提倡創作，發掘優秀的作品，使馬華文藝更放光輝，特於這一九五七年新春到來的時候，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其辦法如后：

一、星馬各地讀者，不分年齡、性別、職業，均可參加（蕉風出版社及友聯出版社的朋友除外）。

二、應徵稿件以短篇小說爲限。題材及題目由作者自定。

三、入選名額，定爲三名。三名之外另選優秀作品多名，刊登本刊，並予本稿最高稿酬。

四、入選作品之獎金：

1. 冠軍獎叻幣二百元。

2. 亞軍獎叻幣一百五十元。

3. 季軍獎叻幣一百元。

五、參加比賽者應注意之事項：

1. 參加比賽之作品，字數最少以四千字，最多以一萬字爲限。

2. 請用原稿紙書寫，字跡務求清楚，并加標點符號。請勿橫寫或一紙兩面書寫。

3. 作品請附貼本刊第廿九期（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出版）至第卅一期（二月十日出版）所刊出之徵文印花一張，以資識別。

4. 請作者示知真實姓名及住址，發表時所用之筆名聽便；并請附簡歷及作者照片一張，以備入選後發表時刊載。如不願刊載相片者，請註明。

5. 簡歷上請親筆簽字，或蓋章，中獎者即以此爲領獎憑鑑。

6. 自本辦法公佈之日起收稿，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截止；以寄件時之郵戳爲憑。

7. 如需退稿請附足郵資，否則概不退稿。入選作品及擬刊用之優秀作品，均不退稿。

8. 已經發表之作品不得參加比賽。

9. 抄襲他人之作品，一經發現，即將抄襲者之姓名相片予以公佈。

六、應徵稿件由本刊編委會評閱。

七、比賽結果在本刊第卅四期公佈。本刊於揭曉後一週內，寄送獎金通知單，得獎者，如居星洲，可憑單來本社領獎，如居馬來亞各地者，由近便之友聯發行社代發，或由本刊郵匯直接寄交。

八、入選之三名作品，將在本刊陸續發表，不另致酬。

九、入選作品，及取錄之優秀作品，本刊將集印成冊，不另付給版稅。



蕉風出版社

新書預告

從黑夜到天明

短篇小說集

江陵著

本書是江陵先生第三本小說集，曾用江陵、白帶等筆名先後在「蕉風」「世紀路」「綠洲」等刊發表，甚得文藝界人士好評。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八篇，題材非常廣泛，表現了各階層的生活，結構嚴密，描寫細膩，人物刻劃生動有緻。著者寫作態度嚴肅，即最平常的男女戀愛題材，亦在擴充之列，在反色情文化運動中，是一部健康的文藝作品，實爲作者近年來之第一部力作。

全書共集八個短篇，十一萬字

一九五七年元月份出版，售價叻幣一元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社發行

星·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隆·Room 7, M.C.A. Bldg., 2nd Fl.

Ampang Rd., K. I.

怡·16, Saeniwasagam Street, Ipoh.

檳·72, Lim Lean Teng Rd., Penang.